

贛州府志卷七十一

藝文志

文

國朝

彭

任

字仲叔寧都人明季諸生

喪禮選義序

三代之隆政教大備道之以道德而為禮以防之凡民之事日用倫常吉凶哀樂言動視聽無一不歸於禮使君子小人皆可得至而無敢過與不及也周之衰孔子之徒躬行修習定之於書而禮記曾子問獨致詳於喪禮豈非以



行之爲艱而慮周豫爲之防乎晉論記宰我三年之喪期  
已久之間孟子答滕文公親喪自盡不可他求豈此禮廢  
墜當孔孟之時亦遂已有不復行者與及嬴秦滅學禮樂  
先壞漢興以後變亂舊章習俗之陋愈趨而下今禮之廢  
猶莫甚於喪禮朱子曰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飲酒食肉者  
晉陳壽遭喪有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坎  
坷終身楚王馬希聲葬父之日食鷄雁潘起譏之曰昔阮  
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  
猶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  
食肉飲酒無異平日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此其故何也蓋  
小學之教失教者不以此爲教學者不以此爲學儀文未  
嘗講之於平日而其本又失養之於童蒙及至當大事具  
其文而昧其義治其末而忘其本其行之久而不能無弊  
者勢固然也間嘗有志於爲禮者又易視其事其始莫不  
出於中心之誠而其後不能遵守執持而卒至於滅裂以  
失其本心且甚者已不能行而忌人之行一聞居喪守禮  
者不以爲迂則疑爲僞相與羣誹而笑之又其甚者父兄  
或豫憂其難行而止之於其始或豫憂其致疾而誘其毀  
禮而止哀至不勉其子弟以德行而忍爲姑息之愛以滅  
其天性嗚呼當事而不肯自盡又禁他人使不得盡禮則

又何怪乎行之者之罕見也古之居喪者水漿不入於口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三日不怠三月不懈哀痛未盡思慕未忘哭泣無時稽顙觸地杖而後能起面垢不洗三年不入處室居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泣血三年未嘗見齒疾痛在心口不甘味身不安美唯而不對對而不言言而不議議而不及樂不羣立不旅行專席而坐顏色稱情容貌稱服不避涕泣而見人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有異於人若此者豈飾以爲取悅人之觀聽哉其內之必有以存其終身孺慕之誠外之念音容之不得再見而發於至性之不能自己眞若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然後其視聽言動居處衣服飲食之間莫不一由於禮以節制之苟爲不然身被衰麻相與宴樂醜然而不知愧恥幾何其不肖而爲異類也吾友黃氏維緝有憂之集喪禮選義一書評證詳盡眞誠懇惻出於素習可謂有本有末者然其自敘猶自視欲然貶損已行且勉且勸以望天下之士大夫及閭巷之民皆欲其自少習聞與小學同其功終其身行之若性成然將不知其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此黃氏之意也予受而卒讀乃復悉數而更言之者深媿乎本之未修而躬行之不逮故願天下父師之教其子弟以此爲教而子弟之學者以此爲學習其文明其義

正其本而治其末精思致力用情自盡因其損益先後次第推而行之則庶乎三代之禮可得而復矣不然苟平日不講習於其義一有大故輒倉皇而莫措節文度數既不  
可以猝曉遂常以其度數節文之小不備而不爲卒以就  
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之所以深嘆惜之也孔子曰子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凡爲人子者誰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曾

燦 字青藜號止山亭都人金石堂集

上萬年伯書

賊寇所以根伏者由於郡縣所以獫發者由於郡縣今日  
所以靖亂防變亦必由於郡縣某請得言之貪吏奸胥漁  
民自利小民喪一生矣貪富畏貴殺人以媚人小民又喪  
一生矣小民不知有生之樂而內持必死之心外行偷生  
之事則種種犯法亡命之難造矣此所謂根伏於郡縣者  
也庸才涖政惟耽安飽且太平數百年不見兵革儒生俗  
吏無敢於用兵之膽與能用兵之才撫馭鮮素民皆非兵  
積怨已深民盡是賊所以寇至城下不外降則內潰也間  
有才略自負思立功名於時而朝廷文法嚴苛上司督責  
煩屑於是又以畏朝廷之心轉畏上司可以畏上司之心轉  
畏縉紳建一議阻撓而不行舉一事遲滯而不達臨事倉

猝束手莫支此所謂獫狁發於郡縣者也蓋賊寇之始發不過十人百人因事構亂而已浸假破一縣黨千人矣陷一郡黨萬人矣倘使縣令得人又得盡其所欲爲則此百人者無能爲也郡之安安於泰山矣郡守得人又得盡其所欲爲則此千人者無能爲也省會京都之安安於泰山矣執事以天下治亂爲心區區方隅不足指數然贛南者根本之地也兵非不多而疲於私鬪餉非不足而沒於官胥悍寇叵測豪民貪禍所謂根伏者已見於今獫狁發者將起於後使有賢有力者於此則勢可立治念此盜賊誰非良民彼笑獨之民平日逼於豪勢莫可誰何迄今大亂存作

出爾反爾既不能鈔抑豪勢以謝亂民又不能制馭亂民以全豪勢則有坐視其犯上作亂付之無可如何而已雖然慎選郡縣之說人能言之或不能行或銳意行之而選不得其人者則又有故用人之道其難數端以名望用則僞倖者進以言語用則浮夸者進以故暱用則疎遠者不得進以資格用則貧賤者不得進是必以求賢若渴之心明示遠近吐哺握髮以延接之無或有想望顏色不得見者多方招徠天下之士無或有無援不得至者平好惡捐恩仇無或有不德在祿位有功能而廢淹者聞善如流無或有陳讜言建奇論棄置不省問者綜核名實試可而

後用無或虛譽浮言倖取官司者則請以所聞所見之人  
隸之幕府授以事宜觀其才能接以朝夕觀其心術引以  
議論觀其學問夫人生平可知矣然後量其才之大小授  
以執事干城腹心碁布郡縣畫之一定課最之法假以便  
宜行事之權則我之使之如慈父使子彼之應我如臂指  
應心各訃其兵各措其餉以禦侮戢亂我無內顧之憂而  
遂得一心畢力以謀大事此所謂進可取退亦不失吾守  
者是已

魏

祥 字善伯一字伯子寧都人爲明諸生時改名際

瑞魏伯子集

送南贛左協楊將軍移鎮浙江序 代

寧都爲閩粵孔道自喪亂以來緣山依谷之民奮白梃竊  
發爲盜者幾無寧歲歲丁酉沂州都督僉事楊公以南贛  
左協副總兵官建燾於此於是流徙之寇及遠鄉大猾皆  
惴怖不敢作亂予承乏廣昌故隸建昌非公所轄然向時  
寧都竊發未嘗不騷動此土厘司牧者憂今旂旄不出於  
郊介馬不馳於境攝然安寢甘食無所事事非公之功而  
誰哉又聞公肄兵之暇好作宮室藝植花卉林木環匝廳  
事時課左右親抱甕而灌之自世之宦塗日薄視官如傳  
舍遂并其蒞民出政之府曾圖牖之不若甚則毀折滂蔑  
而莫之顧昔叔孫昭子館於諸侯一夕之宿必修其將行

也葺牆屋補缺壞而後去春秋多之蓋賢者之用心不苟  
爲去就如此予每恨以官守不得越境從公遊宴其間而  
公且去而之浙矣蓋於是浙有海兵國政以公威名特選  
公之燾駐防其地吾聞兵莫強於二東二西而大江以南  
古稱弱土自戚南塘訓課有法浙兵遂甲天下其後遂左  
之役以東西兵爲不足用而徵浙兵往援之江南於贛爲  
尤僻兵之強弱無聞自王新建成功而贛兵又甲天下由  
此觀之兵之強弱豈不以人哉公在贛而贛重他日在浙  
而浙強理固有必然者而後之鎮寧者居公之宮室愛翫  
其花卉林木其亦將修公之軍政是則公雖在浙而一如  
其在贛也予將終受公之賜已矣

有情集序

情者天地之膠漆天地無情則萬物皆散萬物無情則其  
類皆散天地之情鍾於人人之情鍾於其類而禽獸之鳥  
反哺蜂朝雁行鳩摯而別鳥嚶鳴相求者是豈若草木之  
無知耶夫葵東柏南梓俯橋仰枝連埋蘭同心紫荆折枯  
而合榮若此者則又非頑石之比矣然則美女痛哭而長  
城崩生公說法而石點頭是物之塊然頑者莫如石而猶  
不能以無情也夫人莫切於五倫而倫莫尊於君父凡其  
所以生則相崇死則相慕卑之而不恥刑之而不怒至於

草州府志 卷十一  
一  
一  
糜爛其身而甘之如飴者豈非纏綿懇惻之心發於至誠而稟其生氣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耶夫有根而不生者根已死也有心而無情者心已死也彼陷於禽獸不爲羞譬諸草木不爲恨等之頑石而不以爲恥而且甘心而甚樂之吾安知其情之惡乎而用乎林子確齋素詩於予謂欲得其始自甲申迄於今者而視之夫自君親至朋友則人情之所鍾者也予所爲詩或取戾於風人之旨然其情固有不可得而揜者於是訂而錄之題曰有情集嗚呼吾豈敢以無情乎哉

黃竹嶺修路亭

汀之西有黃竹嶺人恆言其高如登天歲丁酉予將適汀心難之比至乘雨而上紆盤折仄厓壁斷斷如蛇蟻鵲起警革不怠乃舍輿揀衣步越而履之路樛樛有聲念此宜非人到顧乃有蟻壁鱗次使人於百千萬仞之上亘二十里而遙者蓋未嘗不歎其爲君子長者而戚然深念其德也及乎路缺徑埒則黃泥之阪利於榆瀋陡絕所在爭性命如懸絲聚手足筋骸之力偃仄以度將或賁墜而况於負任罷病者乎庚子冬予且再至則山之嶺有庵庵有亭煮茶以給行旅有僧焉揖予而告蓋欲以補斯路之缺壤與前人功所未及者創之予曰於戲此仁人之心仁人之



事也夫今夫天富富者所以養貧者也天貴貴者所以安  
賤者也天予福利安全之人所以休人於勞而平人於厄  
也若夫專利自豐天亦何取斯人而獨厚之也哉昔者吾  
叔子言之曰施豕不如施棺施棺不如施藥施藥不如施  
衣被飯粥予亦曰放生不如戒殺戒殺不如作雨亭津渡  
道路橋梁蓋受者實則施者不虛譬如鉤矢射侯亦既發  
而中的矣昔有丐者死三日而蘇真吏校籍謂曾建七星  
石橋故當復生丐私念曰吾身且爲丐安得橋吏曰汝嘗  
於潭側殖七斷磚以濟潦者汝丐耳而心念此又必爲其  
事此直與建橋等矣僧曰然吾將稽顙屈膝以丐長者而  
不能言其意敢請書之予曰噫此仁人之心仁人之事也  
天下多仁人敢請捐貲而注名於冊

魏 禧 字冰叔一字叔子寧都人明季諸生魏叔子集

翠微峯記

翠微峯距寧都城西十里金精十二峯之一也四面削起  
百十餘丈西面金精者蒼崖表延如列屏東面城大赤如  
赭中徑拆自山根至絕頂若斧劈然或曰長沙王吳芮之  
所鑿也張麗英飛昇蓋卽其處相傳自上古來無或登而  
居者余采山而居聞邑人彭氏因拆鑿磴架閣道於山之  
中幹辟平地作屋其後諸子講易蓋所謂易堂者也余同

伯兄季弟大資其修整費奉父母居焉山左幹起西閣平石建木檐牙牕戶闌楯出雲木之半右幹作橫屋東面大江城郭歷歷東南隅閣之腋構草堂阻石爲池蓮華滿其中曰勺庭余獨居之環屋樹桃華彭子躬庵詩曰雲中蓮葉秋池豔天半桃花春井香蓋謂此也山前後各有並石如桃實皆曰雙桃石自易堂卽門經高柳度方塘北循左厓亂藤幽蔭數十步有泉從石罅出味清冽秋冬大旱無絕流瀦以爲井而後之桃石當其缺故謂之曰桃井加露板爲汲道行人望之如雲中值土賊四起彭氏屬於賊諸子去之彭氏遂據諸財物因以脅諸子於是邑帥遣人謀誅之詭而登彭氏哀甲飲之願謂其人曰吾嘗笑荆軻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自尋誅滅豈不甚愚哉其人笑不答旣與爲觀要害地因左顧遂發七首搥其喉據石磔首碎之復還飲所取二佩刀去山遂墟明年伯子歸自廣卒復之諸子之散處者咸集以爲彭氏旣當罪功不可滅乃耐而祀諸社凡登山左自金精右山塘至者皆經前雙桃石迤北至山門緣坼上磴四十餘步穴如甕口登者歎從甕中出側身東向樓行十餘步又直上百十磴曰烏谷谷如陶穴鞠躬進之上穹隆如屋架樓其中矚蹊徑眺城邑爲守望焉又上數百步梯磴相錯凡數絕乃至於頂蓋此

峯迤邐竟里旁無援輔自下仰之如孤劍削空從天而仆上則岐而三之中高右縮左展結屋者必山翼山中灌木鬱勃陰森見者疑有虎豹然自猿狖飛鳥而外則皆不能至焉有善兵者至門而窺去謂人曰就使於甕口撒其闌三尺童子折荆而守之雖萬夫誰敢進者先是豐城人數百里來覓躬庵間關山下遇樵者指之曰從此登客笑而怒曰此豈人所到耶遂竟去伯子將北行畫圖於扇命予記其略或曰此山名石鼓峯也土人以其東面赤羣呼曰赤面石躬庵舊有記特詳

商邱宋君牧仲以刑曹郎權開贛州除門征蠲舟算平權

度赦過誤之罪商旅咸言百數十年耳目親記所未有聲聞於寧都已未九月予頭風作就醫秦和舟阻兵於贛君聞而就交焉先是君甫至寓書山中數百言以官守不得至且迎予予病辭及相見甚相得也君語民生困苦必盛額而憂予私念君少以詩文名海內有才者不必有德好文學者疎吏治古今所同歎而君顧若是豈不爲賢人乎哉迺私告君曰古之爲關譏而已故曰將以禦暴自壟斷起而征商崇本抑末而稅塵後世以其征諸市者重賚而施諸闕然其稅甚微未有遞沿而重如今日者以余所見

聞則又莫甚於蕪湖余往來大江南北嘗十過之焉尺絲  
一履寒苴一囊皆有稅布帛續短以爲長或尺寸不知法  
則直而裂其匹之半以歸於官官稅一而他費三之有害  
以半銖員麤茶一籠者稅籠於工部稅茶於戶部公私之  
費視價浮五之三焉客怒而投諸江此皆余所聞見其處  
寬大者十纒一二耳余嘗私謂蕪湖戶部之稅其必當革  
有三蕪湖江南之中計商貨被稅者至是或三稅或四稅  
或五稅未有初稅之物經是關者夫以小民私財一物而  
至於三四五稅不已甚乎况不百十里又有龍江之關當  
革一也口岸不利泊舟風發則相擊撞或至破碎又商旅

久稽事已則不擇風而速殍往甚至覆溺當革二也或謂  
國用取諸蕪關甚大革之則用無所出按添設戶部一稅  
實起天啓中科臣建議前此萬曆雖號承平三大征不爲  
不多事矣時未嘗有此稅也自明逆數之於漢魏數千年  
皆未有此稅則將何以爲國乎作俑者身受絕嗣僵死之  
應至今爲商旅所咀嚼當革三也予讀故相張江陵集其  
贈周水部權荊州關敘曰古之理財汰浮溢而不務厚入  
節漏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至於匱乏尤當計度久遠以植  
國本今不務其本而爭於買豎以益之可乎嗟乎江陵當  
嘉隆時民安財阜蕪湖戶部之稅未立他關稅視今不過

十之三四而其言猶若此今百姓窮乏關稅大者仰食萬人吏胥美田宅蔭子孫者以百數十計則商安得而不用民川安得而不屈使江陵當此其爲賈生痛哭之談又不知何如也是故以賢者爲之則行美意於法中祛大害於法外所補救猶得二三不然商困而民用屈爲國家者幾何其能利哉予布衣廢疾言之爲出位雖然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士時位有不同天下民生則自唐虞三代以迄於今一也身苟不能利諸民而猶有可以告諸其賢者則何爲不言君位卑卽不能有所改作君富春秋地望才能他日當爲公卿或得執天下之柄意者其迫用吾言乎君誌諸心而已

梓室遺稿敘

予謬以古文教授山中兄于世傑從講論最久頗得窺門戶嘗能刪除吾文字論古人亦自出意見相發明予爲刻若干首請正世之大人先生伯兄旣久客外傑於羣從長内外交吾少讀書善病丁巳三月予客廬陵山中還書戒勉欲其卒有成就不幸逾五六月而傑以伯兄之變死矣初傑從季父夜行八十里往視父殮蓋棺之頃拔佩刀自刺者再爲人所持遂奮拳槌胸死血結於少腹目終日上視腸腹痛僂不能立踰二十口遽死哀哉吾兄欲紓桑梓

之禍身罹凶毒傑以痛父殞命聞者莫不哀悼嗟惜而吾兄弟骨肉之痛門祚之感永終天日無有已時而傑方以學之將成而竟不能有所成也吾嘗謂吾及門中惟傑將來可獨任事讀書處世足有成立乃不克永年以死可不重哀而痛惜哉簡其笥中得存稿若干首爲續刻而編次之自吾返勺庭抑心釋慮以教授諸穉孫講藝之際門人旅進旅退忽忽四顧獨亡有是人嗟夫子年衰無子他日嘗以遺稿屬傑及諸書未行世者爲吾次第刊布而今乃以其殘文斷簡煩吾老人也悲哉

魏

禮

字和公一字季子寧都人明季諸生魏季子集

權關錄別序

宋君故仲以刑部郎權關贛州公卿以下能言之士咸爲文若詩以祖行宋君愛斯文也錦襲而冊之凡四他日捧以示予且曰吾愛斯文也將板行以傳子其爲我序予以覆讀之歎曰觀其人之贈言則其愛言者之人可知也夫宋君以貴胄擅詩文蚤譽於天下自弱冠已然今贈言者皆名士其文可誦詩可歌聲氣之應回無足怪古者之贈言也言出於此而卽指寓於彼雖宜道盛美蓋必有規勉之辭焉故曰仁者贈人以言後世則不然稱功頌德者累牘而不厭千夫之言若出一人之口豈其不聞諸古與抑

亦受言者以爲夫夫也頌而不忘規吾豈其有所不足耶  
一讀之而色沮再讀之而心悅矣故贈言者其有戒心與  
君秉文康公教自簡東司刑部時爭法以活人不苟阿其  
上豈其爲關也而屬民然而諸贈言者往往有規勉之言  
何其自勞與予與氏曰夫苟好善則人將輕千里而來告  
之以善况屬在僚友與君權吾願弛門稅以甦負販之民  
捐船稅以便舟工率以千百金計關政之害商者無不詳  
視力搜爬之廉仁之頌溢諸士大夫行旅之口而君方嘆  
然未足也曰求其利害而討論之此固君天性家學之效  
抑亦平日師友相與切劘者至與嗟乎君自此尊顯遂繼  
文康公之業固其分也君與予言及生民困苦輒咨嗟慨  
息食不能下咽他日其必以今權關之意推而行之天下  
之大事則予將竊附諸君子後爲知言而知人也與

涉江唱和詩序

丁公雁水先生監司吾鎮政簡民易日舒以長退食之暇  
著撰鴻富不一其書而於禮也略部民之分謬辱爲布衣  
之驩既五年禮始來鎮請見又得讀涉江唱和詩蓋公與  
其季韜汝君所作也方政事鞅掌舟車靡寧之際而隨物  
隨情不失風雅之令則非君子能如是乎夫唱和者同也  
而欲其異也唱者因情以發韻紆徐魚雅閣肆幽深從其

情之所至和者因韻以生情雍容渾成如其所自出是故  
唱者不強情而和者亦不強韻譬如兄弟無強同亦無強  
異雖孿子之同猶將有異也何者體幹則異血氣則同也  
體幹不異兄焉而已矣弟於何有血氣不同行道之人而  
已張李其姓非所謂兄弟也然則如兄弟者唱和詩之道  
得公兄弟唱和詩所謂如兄弟者也而唱和之能事畢矣  
雖然禮蓋讀公兄弟唱和詩而深有感於脊令之痛不禁  
掩卷長太息也

吳正名 字子政貴池人

胡若木遺詩敘

湘江霞綺園有五君子者咸負可有爲之資篤學力行於  
閭里間更問業於翠微峯益自振拔不肯同乎流俗吾廬  
夫子嘗曰湘江諸子飭躬自奮各有所長堪爲世用惜乎  
吾老也夫子歿五君子來弔哭極哀居數日去歸予送之  
東門之外天色黯澹微雨欲下相與執手悽惻不忍別不  
數月聞若木訃荏苒四五年始至湘江而二賴子歐子沈  
子相見愛勉倍加於昔日迺獨不見吾若木嗚呼若木墓  
已宿草而諸君咨嗟稱道之不置口是以余愈得其生平  
也若木孝於親友於兄弟其於朋友也和而信其謀事也  
忠而力朝之所爲夕則書之夜之所思晝而行之行無越



思不愆於素嘗致審於猥邇忽易罔或遺佚以逮於疏遠  
且夫處羣材智於一堂嗜好未免各有所偏而意見恆不  
相一故萃必渙渙則不可復萃同必異異則不可復同必  
有一人焉潛心凝慮彌縫匡救於其間靡不卽乎人心而  
引之歸於至當不易之理則渙者可萃萃則不致復渙異  
者可同同則不致復異吁如斯人者寧易得與考之若木  
其庶幾焉此予於今日朋友中爲可深惜也若木好學問  
每坐一室上下古今冥心玩索幾忘寢食爲詩文遇題一  
字不肯輕下必經苦思而後出孤榮熒熒寂焉莫焉徹旦  
以爲常又念聖局漏下不能廣以逮大忽一日出浮

大江渡黃河踰太行以達於京師轉至金陵更由京口姑  
蘇而取道乎錢塘昔賢勝蹟罔不流連旣慕卽名人逸士  
咸與爲綢繆於是閱歷日深而詩愈工矣生平所作不下  
三四百篇爲沈子所訂皆如淺瀨晴瀾鷓鴣鴻鵠汎汎不  
驚與波光相盪漾至其極興騁意又如快馬平原顧盼自  
得若不可一世者卽亦詩人之雄也若木自期與師友之  
期若木者俱不在詩今惟其詩可行於世覽者不當於此  
而求其志之所存也耶

雞肋詩草敘

詩固不可無意然予謂必有意而後作詩亦非詩之極致

嘗觀夫天地間一水一石一草一木以及風雲魚鳥因木  
嘗有意爲之而自然之致遂令人心目領取日新而不厭  
也予幼學詩每偶得句自覺可喜亦或爲人所歎賞迨後  
刻意摹擬反無足觀豈非自然之致日少而有意爲之之  
過歟湘江沈子仲孚年方盛壯才堪肆應於業制舉之餘  
發而爲詩得若干卷幽折往復雋永多姿間有至理名言  
出於自然之中不煩繩削而自合規矩不求甚似於古而  
究未嘗遠於古人蓋其天分有過人者予篤嗜之仲孚乃  
自題曰雞肋何哉予惟仲孚嘗走三百里登金精千尺之  
峯執贄於吾廬夫子之門其自命不凡若不僅僅匡詩文

者故以雞肋視之宜也使仲孚惟欲以詩文自見寧肯步  
於僻壤屈首蓬門將挾之遊通都大邑與名流相馳騁當  
今之世尙詞賦之學必爲公卿大夫所物色一朝風雨破  
壁而去仲孚雖欲從深山中師友講求至道安可得哉予  
寓霞綺園爲湘江勝境晝把其詩吟哦於修竹下夜則篝  
燈兀坐一室中幾忘寢食唐人之論詩曰飲食不可無鹽  
梅其味嘗在鹹酸之外予於仲孚之雞肋草亦云

謝重拔 字柳渡瑞金人

翰閣記

構層樓於城南門之上名翰閣閣下門曰宣文門以門當

文廟前故也康熙己卯邑建學宮並新是閣易門名爲大成閣二層高聳跨一邑周遭架木爲檻四面洞達丹柱雕畫簷牙高啄倒映於青波之下綿水自黃竹嶺北下貫水唼喋跳躍西望烟峯萬冢石橋如虹亘空舸舫旌遠近泛泊迷津江之滸有浮屠聳出雲樹中峻嶒隱見如畫前則峯巒聳峙翠屏碧嶂可一覽而盡每於風雨晦明烟嵐變幻千態萬狀不可端倪登斯閣者四時之景各有佳趣令人心神怡曠詩思油然而生若乃兀坐無聊幽思抑鬱或俯仰今昔憂從中來把酒臨風悲歌長嘯於斯閣也亦無不直斯閣非爲遊觀建也然亦可以觀矣是爲記

魏世倣

字昭七寧都人耕廡集

興國張公救荒記

張公以庶常出宰興國在甲申三月光平歲大旱秋無所穫公履任未三月民情皇皇求糴而常平倉存七糶三之部例未下同官者咸謂宜守成憲四月旣望穀踴貴公喟然曰矯詔發廩古有其人遂通曉城鄉分七日次第按戶發糶依額糶三千六百石藩檄下復嚴飭存七之例後三日求穀者益衆有道殣者公集衆詢之乃日前得穀之人猶能輸價今之啼饑者不能名一錢雖減價無從得食公

曰然則貸諸遂按冊得戶一萬二千有奇戶貸三斗丁口  
 多寡則或贏縮之凡五日所貸如所糶之數數日公復遣  
 人覘視還報曰貸穀者或任耕或有名於冊者今之死於  
 道路者不耕而失業傭於人而人以無食驅之鄰邑間興  
 有稱貸之政襁負而來或轉徙流離無從得食公遂建施  
 粥之議人或難之公曰常平額穀萬二千石交代所受止  
 八千有奇倘守存七之例則糶者貸者何所自出今僅存  
 千有餘石即堅守不與能免譴咎乎乃集紳士議之皆稱  
 善且出貲助賑遂設局治平觀自五月十一日至六月十  
 日執事者五更糶粥扣鑪東無入而西無出婦媪給

於別殿日一週人率米五合食畢亦扣鐘起於辰而畢於  
 午三四日後自七八石十二三石至二十石起於辰百畢  
 於申乃道死者頻告公即親驗者民某某設榭殮之衣錦  
 司率貧民入有穀之家按戶分贍公曰若輩不持錢而索  
 穀挾饑餒為市不逞之徒也拘撻枷示遂帖然鄰邑以強  
 取穀讎殺不休訐訟於上官連年不得耕作發倉穀者高  
 其值民洶洶甚或毆辱官長劫奪平民而興則安堵如故  
 寧都魏世倣聞而歎曰公不惜己之功名而以一身任艱  
 鉅焦勞十旬法不為撓卒以全活數十萬人視汲長孺得  
 君賑廩者其難易為何如耶饑饉方甦澤雨百日山溪漲

章少九一  
卷十一  
三  
湓水聲若雷霆城幾崩陷公灑淚刑牲以禱之危而復安  
嗟夫公以名進士歷清華之選一旦出爲縣令非公意然  
而盤根錯節利器尤彰柳州所謂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  
耶予獨悲夫崇禎甲申之變李闖之徒乘饑民以肆其凶  
毒使天下之人肝腦塗地天子身殉社稷當時臣工無或  
有講救荒之術者是以至於此極也公之政輕重緩急先  
後有序將使志生民者推而行之公諱尙瑗號損持蘇州  
吳江人易堂魏世倣記

廖徵君傳

徵君姓廖氏名惟志一名安民字覺先先世自寧都黃陂  
之中壩村遷居興國衣錦鄉之三僚遂世爲興國人其遠  
祖瑀號金精山人以地理名天下自晉郭璞唐楊益而後  
惟寧都之曾文遄廖金精賴布衣最著三僚廖氏世其業  
天下宗之其賢才者雖餽於庠序或貢禮部皆不樂仕進  
而以地理名其家有恩德於己者藉以爲報稱吉凶禍福  
其應如響君之曾祖竹坡祖菊泉俱以地理顯父岐山少  
游閩與李公廷機爲布衣交預決其必登台輔迨李公入  
相薦授欽天監博士不就生三子徵君其次也徵君賦性  
剛直疾惡如仇負氣節重然諾聲若洪鐘狀貌魁梧奇偉  
遇懿軻而志不少挫折凡經史百家天文地理諸書莫不

淹貫不屑屑志舉業弱冠補弟子員試於鄉連不得志於  
有司應癸亥拔貢甲申乙酉間大學士楊公廷麟兵部侍  
郎劉公同升聞徵君才名辟軍府顯秩徵書頻下戚友咸  
相慶徵君愀然曰諸葛武侯之才文信國之忠未能挽回  
天命老母在不敢以身許人也故力辭不就既而母與兄  
相繼逝庶弟卒於粵兄子應運勤王殉難捋荼集蓼皆徵  
君是任兄弟之子若孫以一身兼父祖之責教誨婚娶無  
失時田產爲之經紀大亂甫定山寇復作營將援勦者剽  
掠索餉慘酷尤甚徵君乃密陳當事諸弁切齒九龍營雜  
衆數萬官兵力疲委官招撫不從曰聞三僚廖某信義十  
也願得一言爲重當事以屬徵君徵君親詣賊營賊遂  
命歸農就伍而數十年之患頓息諸弁乃私計曰大功遂  
出儒生乎值粵都隘兵疫死乃以廖某劫殺官兵報鎮鎮  
果急提徵君及次子應組去時太守郎公永清守正不阿  
長子應綸奔府聲寃太守慨然詣鎮白之鎮不得已乃付  
諸司獄而監司某又受賄枉法嚴刑拷掠應組兩脛碎折  
詞不少屈會三子應綸上控督撫竟批贛守訊鞫諸弁失  
措挽鎮以美女名馬金帛爲請太守堅却不受直判曰事  
經三年久矣殺人至三十八命多矣而三十八人之父母  
妻子不投一詞廖某何能而使怨家若是乎隨詳請得釋

徵君既重德太守復雅慕其清介因請爲門下士太守曰以君才能何不出而仕乎徵君愀然曰前虔臺蘇公念某招撫之勤屢欲題敘某辭至再者恐負楊相君之知也問及地理則對曰此世業也太守屬修府廨對曰從此則吉矣然卽有移置之事未幾太守以猶子巡撫江西果有汾州之調太守始心服焉是時諸弁方勦雩都之老虎山擄掠慘毒益甚聞徵君無恙歸相顧駭愕又欲中以他禍有莊姓者曰多行無禮必自及不如釋怨而修好乃令其黨謂諸難民曰大軍撤營爾曹必無噍類得三條廖某來或得保全難民哀請徵君力辭而諸弁之餽問踵錯於道墜

難民乃從徵君至營諸弁歡迎呼酒就座酒酣楊將指而目之曰曩先生被禍某某罪也今爲之謝過合座大笑徵君遂力爲難民請命諸弁皆曰若等計口酬金少補先生遇難之費徵君嘆曰諸公有解網之仁而某欲爲市人之行乎不可諸弁驚嘆出所俘子女悉遣之所全活二百餘口於是出廖曾二姓餉帖折箭誓不相負異日勸梅窖諸洞咫尺三條寸草無犯其威德入於人者有如此徵君兄作霖庶弟公近父析產時以五之一畀公近而以其四與作霖及徵君關撥既定集親串面授徵君始知之與兄跪而力請於父俾得均分與邑令沈某善族叔某宰卯拔貢

產厚田荒里胥疊報廖貢生欠糧令曰我素知廖貢生而  
欠糧如是遂通詳之戚友咸謂宜自辨徵君不可惟將本  
戶完欠赴上分晰令乃自知其誤更以包攬程詳而通詳  
之完欠井井徵君發其解糧幫差諸弊政督撫特疏糾參  
虔撫林公親問將蠹書郭某等六名發配邑之士民如出  
湯火而登衽席莫不智莊姓楊將而愚沈令者明嘉靖間  
海公瑞令興國徵君祖菊泉與爲方外交海公別詩曰此  
夜慇懃話知己明朝帆影帶雲流子孫至今寶之徵君與  
太守其猶有乃祖之風乎時郎公家居遣人持書幣延徵  
君入都徵君欣然就道曰吾有以報吾夫子矣諸子各有  
試事不能從從子應國精堪輿術從徵君入都拔金精布  
衣之記尋取山水得密雲一穴徵君喜曰葬此初出三品  
世襲後當開府且有登甲第而司台衡者遂爲郎公葬其  
元人復命應國尋龍口外至紅羅山應國寫其山圖返報  
徵君以再得吉兆頓首稱賀旣而應國又出藩王祖墳圖  
徵君曰此冰山也十年內立見其敗已而果然徵君於是  
南還郎公愧無贈徵君曰某年已六十風霜勞苦祗欲求  
報厚德豈爲利哉未幾而郎公河南方伯之命下徵君大  
喜曰吾果有以報吾夫子矣是時三藩構禍草賊竊發徵  
君集族人爲戰守之具令綸組二子居守攜絢純絲三子



爲嵩少之遊至寧都而疾作於是謂諸子曰丈夫立身處世最要血性剛腸若依附取容遂男子而巾幗矣卒於寧都之九卿第明年乙卯郎公復相招發書者惟徵君諸子而已矣

論曰赤松子黃石公相傳俱精地理術圮上老人所授卽是書也特子房秘不以告人予疑其說誕謾不足信且夫黃石公之裁成子房爲帝者師其學甚正聞廖氏先世術多秘非其子孫不傳然歷觀徵君行事其信然歟

贈歐上閑賴晉公沈仲孚歸會昌序

自視其身之

者不以爲善也庸衆人所不屑爲者且欣然爲之如飢食渴飲之不可緩夫惟能爲庸衆人之所不屑爲故能成自視其身之甚重且夫自盤古氏至於今始有吾之一身也雖庸衆人亦無二身也然庸衆人亦嘗自視其身之甚重矣粵然皤然無學而自足假微榮於身而視人莫已若昏夜乞哀於貴人施施焉傲視道德之士以爲吾身甚重也而人之輕之且狗彘視之矣君子自視其身之甚重也其志大不自滿其行卑而所持甚大也廣擇友以爲依輔又懼友之未能甚相遠克大相成也復求其師不憚卑躬折節惟恐其不吾誨也跋涉奔走不以爲勞也排庸衆人之

見自立不惑是故子房納履跪進忘僕妾之辱魏昭作粥  
三進三呵受奴隸之恥然終至於成而身爲後世所稱重  
會昌歐子上閑賴子晉公沈子仲孚於其里聚友講習古  
學有年亦既足以自上矣己巳仲春登翠微峯折節爲家  
君子門下士昌黎曰能如是誰不欲告以道道德之歸有  
曰况其外之文乎吾知三子自此遠矣於其歸特爲敘以  
贈之

與湯潛庵中丞書

世倣頓首睽迷德輝日維改歲仰瞻光霽刻未能忘倣以  
管蠡之器謬測天海微陋自慚然管中未嘗非天蠶水未  
嘗非海適足以見天海之大無所不著也公以聖賢之心  
施廉明之政表率屬僚萬民悉被其澤矣竊惟大有司之  
治仁恕蓋不待言然仁恕之方首在於懲貪吏貪吏者苗  
之螟螣木之蠹人之豺虎也故貪狠之吏不除上之人雖  
勞心焦思而百姓無告矣次在於摘奸徒幸災樂禍擠人  
於危而規其利造作生事墨白淆變肆強詐以武斷交猾  
吏以鑿成爲害最大此新例光棍同強盜律爲可救弊也  
次在於嚴珥筆珥筆之人結無爲有挑鬪撓亂跣躄可優  
於堯舜季已逆同於獍梟故嚴懲誣告連及珥筆則刁風  
庶息矣蓋聖賢以能惡人放流之不與同中國歸之於仁

人者殆此意也。倣黃口無知於大賢之前，不敢爲貌言以溷視聽。謹因賀候附陳芻蕘，非敢謂少效裨益。亦野人芹曝愛君之意，不容自己足徵盛德。感人有如此耳。家父久欽淵度，且極感誨迪。小子倣之德草野，不敢唐突命致嚮往，不宣。

答張損持興國書

世倣再拜。世倣生於僻壤，席祖父詩書之訓，弱冠略知趨向，而奔走南北幾四十年，以淺學菲材，鹿鹿風塵者如是。卽少時一隙之明，亦荒落殆盡。况徒耳食父師之唾餘者，多而敢附於作者之林乎？故中丞郎公初夏有召主鹿洞之令，宦事諄切敦諭，而世倣亦委曲懇辭，蓋緣麋鹿性成，未能爲繚鷹籠鵲，且恐弗勝其任也。茲俞廖二君至，復捧手書誦讀之下，愧感交併。郡志重修，誠九十餘年之盛事。有大中丞之任賢不貳，得閣下之博洽公平，是非黜陟毫髮無苟斯一郡十二邑之厚幸。幽隱藉以不朽，風俗賴以復振，欣忭豈可言哉。倣生也晚去，鼎革不有一年初志，在習勞苦，是以忠節軼事雖偶聞之，父師而未究其詳。荷閣下下問，自當舉所知以上陳。何敢有遜情耶？如或各體就緒，欲令一參未議，至期乞先後郵示，必竭誠以告。來彙纖悉，不特各縣多有已修新志而未刻成者，似必須索其

底本方可稽考至目錄輿地之分野氣候土俗兵防之士  
兵科日之分鄉舉進士贈蔭應例舊志有之似不可少列  
女似須加貞節分爲二條蓋目多則無紀太少則不易發  
揮管見如是敢附陳左右伏祈裁奪

魏世傑

字興士寧都人諸生梓室集

易堂贈鄒幼圃先生詩文卷跋

乙卯九月無錫鄒幼圃先生自贛州來易堂其去也屬諸  
先生以言易堂八人惟李咸齋先生卽世餘六人者皆有  
詩若文而家大人適在粵東先生乃命不孝傑錄文敘於  
冊而更以詩命傑傑嚮往先生久矣今五月傑以罪累遭

先慈憂家大人憐其病嘗寬譬之每攜傑到勾庭吾廬聽  
說詩文義夜月或呼立勾庭墀上月色如霜一仰首視如  
征人獨身行絕塞上衰草千里黃沙撲面來悲風動地不  
禁淚落霜襟而平日觸緒感興之情奄然如死灰今於先  
生之行不復能有所言因紙尾道迷情款亦以見傑於先  
生不能忘情如此

答彭子載書

傑頓首傑與子載爲易堂先生子傑年齒旣長子載謬以  
長兄視予竊多內愧今讀手書拳拳愈益感歎不能已也  
世人一父之子長幼聲牙驕悖爭奪名利不相附屬者所

在皆然傑每念同堂兄弟漸漬長者訓誨翕然而和秩然  
而有禮苟進而求之以實其意豈不甚盛哉就令告朔未  
舉餼羊則不敢或廢庶幾人知易堂先生之風猶足以觀  
感於人心傑鹿鹿無所比似子載既不鄙棄復不自安於  
所謂和有禮者傑報稱之心藐然而無所發則自棄孰甚  
焉竊謂交友情有真假有虛實內信於心不若外驗之於  
友我之意謂無不真實矣人或以爲虛且假者則我不能  
自實其意人終不我安而莫之信然我又初非本自虛假  
以欺人者則如之何也傑年十二三時得石交三四人樂  
求其指數過失而秉之子弦兩君督責予者爲尤至予敘

容言氣敬而受之有不知己者詬議兩君子輒心恨之如  
仇讎焉性喜浮華樂聲色交遊無所擇或忘長者譴責獨  
未嘗以愛敬數子之情易其所私好而子弦於時卒以傑  
交友爲未嘗真實也予無以自明夫知過能改而後求過  
之心不虛聞言而輒遷則樂善之心爲真且實藉令喜直  
友樂正言入於耳而忘於心者人謂我之爲虛且假也宜  
矣伏惟尊君子畜傑如子傑不能視子載如弟而尊君子  
所屬望於後人爲甚殷傑則既有以知之今請與子載勉  
之人生平卽未嘗取古人爲師要當自立質的得以審其  
所向專聚智力日從事於其間無有作輟方今人情詐毒

百出而不窮我生不辰賢智者所爲深憂而懼也故必精神振拔讀書習事以磨鍊其意識安樂無忘勞苦少壯恆慮老死思所以遇天下之窮敵千百人之智慮陸資舟水資車日不敢自暇逸夫而後可以蔽一身一家而倖卽於安也傑居常妄想心極天地幽冥之境好撰爲奇詭凶險惡逆艱苦毒害之事如身遇之其來也如彼其應也如此心目歷歷焉殆與嗜好私暱之念同其適意而天下事見聞所偶至則或有符於予心者此誠可笑也傑惰於學又爲制舉業所困子載天資敏悟過傑者多其貫求經史中足以啓發於身世者誠何限猶願有以教傑也書曰

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克勤小物傑請與子載勉之無蕩志無戲言相見循循焉執兄弟之節察人色貌以自重其身則光顯尊君子之志同堂伯叔父兄弟實嘉賴之子載今日之所責於傑者子載實教我矣

張尙瑗 字宏蘧號損持吳江人與國知縣覆筭集

申請發粟濟饑文

興邑僻在萬山田土瘠薄民間收穀僅敷食用素鮮蓋藏加以前歲秋冬去歲春夏連遭暎旱吉報皆蠲五郡靡不歉收而興邑爲尤甚是以里民具呈哀懇出借倉穀以濟春耕也竊思常平倉穀原爲備荒而設然存七糶三奉有

成例曷敢輕動卽欲暫時通融亦必得請而後舉行但顛屬距省千二百里若俟請而後行誠恐遷延時日坐令數萬生靈枵腹待斃老羸者轉乎溝壑少壯者挺而走險變生莫測將若之何竊念矯詔發粟開倉平糶往往便宜行事卑職初任地方首以民命爲重不揣冒昧徑將卑縣所受倉穀若干石暫行減糶俟秋成買補還倉其有本地窮民外戶客籍無錢可買者亦照煙冊量其男婦口數多寡大小權爲分貸以濟佃耕至禾稼登場卽按數催償再有游散傭工流移轉徙者卑職現在設法倡捐煮粥施賑凡此拯饑亟務皆從地方起見蓋積之在倉者原係納之自民今以民之所納者濟民仍以民之所償者遠官則饑民全活而倉廩無虧兩便之道也

申明絕戶屯田應歸民業文

興邑屯田自前朝隆慶年間奉憲大軍清查分爲活絕二戶其絕戶之田奉府摘發下縣召佃開墾給帖與之爲業蓋爲軍絕不能復續而田荒可以募耕此軍田歸民之所由起也乃至今日而軍復起而爭之是絕於百有餘年前而忽續於百有餘年之後有是理乎且軍之戶絕是軍自絕之非民之戕害迫逐而絕之也田之歸民又官實歸之非民之貪婪攘竊而歸之也若軍可以爭絕戶之田於

民則民亦可以爭活戶之田於軍乎再照衛軍之有屯田以贍運也查信豐會昌二所軍丁向司守禦自奉裁革屯田起科從無所軍運糧之例而今為衛軍報告現在分任運糧夫駕運則分之於所軍而絕田又欲奪之於民戶何衛軍之力宜加省而食宜加豐也又據鍾引才等呈驗歷年完糧印票已歷五十餘年則此田為民之世業亦已久矣一旦忽奪而歸之軍是軍固久絕而必欲使之不絕民實末絕而無端強之使絕恐非民心之所能甘也

贛州名宦鄉賢祠議

傳曰守道不如守官出位而言罪也瑗前撰興國特祠議

以典職斯土肅將明禮禮所未合得言之而即與釐正之至興所受隸之贛郡與同隸於贛之諸邑祀典從違分所不得言即間有疑者亦無從而析其所以然自中丞即公委修郡志乃得肆考其古今人物官於斯生長於斯者之人品德業政術勳名上下千餘年輿論之好惡先我而立言者月旦臧否同異折衷之所歸前輩之記專祀合祀如精忠清忠濂溪書院文成公祠皆止就一二鉅公名德彪炳者為言而未統計乎一郡舉一郡統計之莫若名宦鄉賢二祠而此二祠中之人始而舉祀繼而從祀亦惟是一時公好有觸則鳴又未嘗統計乎千有餘年之人槩而量



之衡而懸之求其必無餘憾故今瑗之有槩於中不自己於言者議陟而不議斥借漏美而無議溢獎其一二過舉昭然紕繆者援典制以相申駁而非有訾乎古之人則巡撫都御史之金澤周南吳百朋江一麟四公宜補祀名宦者也金公在明宏治七年虔臺初建夷凶翦暴立綱陳紀時論稱爲識治之通才金去而憲院旋撤盜賊復起逮正德十七年周公乃振而張之大帽就擒四省胥莫擁旄相繼垂二百年虔院之有二公蓋華路以啓山林可謂法施民矣吳則有平下厯之功江則有討黃鄉之績長寧縣創立於江之手定南雖張狝奏設祇以終吳之業故兩公平賊之功直與王文成鼎峙如謂都憲秩尊不應與郡僚同其胙蠻則文成旣祠名宦矣文成別有特祠以道學宗傳與濂溪相倣非吳與江所敢望祇論平賊勤民以勞定國何不可從於文成名宦之後謝鳳渚虔臺志論堯山曰南顧之尸祝公與新建世世無斁於仲文亦曰江公不朽之伐且垂之世世意當時固有舉斯祀者而後漸漸泯耳四道分建其備兵章貢間有薛公甲焉以拓羊角功而錫服以忤分宜旨而拂衣才與節兩無愧也有陳公士奇焉藝園蔬以自給縱囚而自歸介與慈均足稱也此皆非顛所得專之官論嘗濟濟旣云備矣斯闕典者乃在始建郡

之虞潭當杜崱構逆嶺嶠履氛候賞饗士大致尅捷賢母  
之休聲並垂而令子崇勳不邀七豎乎裴謂之奔赴陝州  
代宗嘉其勁節讀儲潭喜雨之碑則澤加我民矣何以至  
今不祀也路應之傷脛不言李泌稱其長者觀顓灘鑿險  
之役則功留茲土矣何以至今不祀也孔宗翰乞詩蘇公  
事僅文章飾治具然冶鐵錮石過二水之衝入鏡臺砥干  
古焉三犀秦守之比詞筆也實民庸也何以至今不祀也  
周元公敦頤而繼祀矣公之列名宦也以判虔州也判虔  
州之濂溪先生祠而監稅虔州之泰山先生孫復司法虔  
州之龜山先生楊時何以不祠兩先生經術儒學宜入濂  
溪書院配食祇論名宦祠而呈漏之議亦典祀所不得  
者下此則有通判之羅願存齋焉書院山長之劉辰翁須  
溪焉存齋文方駕歐曾爲朱文公楊文節公所服膺須溪  
則江文忠公所推薦而文集百卷學者所宗顓府得之亦  
可云文治而名成矣縣令之賢祀於邑郡長貳之賢祀於  
郡不相侵也顓府學則并祀興國令程大中珣海中丞瑞  
曠典特興不知昉於何年以此例之宋文憲公濂之令安  
遠楊文貞士奇之教石城亦宜入府學祠否乎程文海之  
爲名儒直臣與宋楊之爲大儒賢相學問功業孰大孰小  
乎此愚所疑其例而不得不進其說者也凡右幅所列者

全郡也四轄也未及於縣也前代也非  
本朝也縣則其地編故耳目親而易灼

本朝則爲時近聲實真僞猶俟積久而論定無俟乎攷汲  
遽陳側聞節推蘇峻大言於劉虔撫免雩邑闔境之屠贖  
令郭毓秀請於佟虔撫白田村一里之不叛其里入戶而  
所之未入祀典尤最偉者無若照磨李德明攝印石璫置  
耿逆叛據閩汀拒守三年身經百戰梯衝舞於雲中井泉  
飛於嶺畔古來名將烈士無以尙茲郭令者澤僅一里而  
縣祠宜舉之蘇李兩公者官係郡幕而佩恩之邑人宜奉  
之或以未合守土之例特崇報德之祠準制揆宜義釋勳

取其現載祀典而不能無擬議者竊以爲文信國公天祥  
不宜雜祀於會昌名宦蓋信國之爲名宦於贛也以大守  
故也又嘗開督府於興國興於是乎有特祠戰勝於雩都  
雩於是乎有合祠會昌者行師偶過之地祀禮宜同雩而  
不必同興乃上擬於贛郡是卑信國矣留忠宣公正未嘗  
令興國周文忠公必大未嘗尉雩都興之祠援旣祧之雩  
之祠則以告我同官而最不可解者寧都之祠列御史顧  
佐薛璉督學黃淳李齡高旭五公夫學使者通省之秩官  
也大居正以率屬宜歸重於南昌贛郡且不得祀而何有  
於寧虔臺建設以後院道之莅贛者贛得舉其祀自餘江

右之中丞直指亦不得而過問矣意五公者持斧之風哉  
秉衡之冰鑑於寧都必有被澤之尤深畏神之獨竦者夷  
考志乘寂無一語江西通志并無薛璉御史其人者此在  
通志當抱闕略之譽而瑗亦深懷寡昧之咎顧五公之祀  
於寧都反覆而不得其說律以僭祀之失殆無辭以自解  
已寧都鄉賢祠又誣祀崔太傅與之石城亦有陳晉公恕  
因里居桑梓之譌而矯誣逮於蘋藻鳳渚旣詳闕之瑗又  
踵申之而於祠志未敢徑削者里人無當路之權鄰壤邑  
長無主祠之責惟大聲而呼俾聞者自反耳鄉賢散見各  
邑聞見親而輿論確更切於邑令又子孫表章先德自有

其人無俟鄙人之贅筆顧亦有維溯古初不能默默者鄧  
德明宋元嘉中撰南康記實爲章貢文獻之開基綦母潛  
以詩鳴唐大厯閒其文翰足以輔藻南邦世遠年湮邈乎  
莫宗自今舉之非補亡之盛軌歟或曰王歆之並撰南康  
記名宦可無稱乎曰名宦之人物偉矣豐功懿德照耀青  
編非瑣錄叢說之才所可絜量若夫宦遊羣僑流寓諸英  
翩翩乎實繁有徒就志中所傳之人而爲之祭長江以卮  
酒拜昌黎之遺像增華好事以俟夫君子之有作也已

敝水志林自序

太史公傳儒林裴啓撰語林皆以叢聚森列爲義焦贛易

林則不敢當易而竊附其後若曰於其倫云耳志之名昉於班氏遷曰書固曰志地理亦志之一也自後十道九域元和郡國皆曰志遂爲輿地家不祧之名今之省府縣莫不有志至於一邱一水寺觀園林好事者皆爲之志然志之道難言矣鄧林之材松柏桐梓楂梨橘柚奇卉美箭青八圍踞平阜而蔭平野招清風而來時禽遊其下者晨往而夕忘歸此林之適也若乃叢灌苻婁枹道魁癩自斃者神立死者樞蔽者翳相摩者樵豕得以爲囿蛇得以爲藪而曰此林也神叢之而人依之舍是其安放夫志也者志其地也志其地之人與事也其地其人與事可志而志之則志良無可志而志之或有可志而不志之則志荒戴詔論銘有善而弗知知而弗傳爲不明不仁無美而稱之爲誣今欲務爲仁與明而無或爲誣於以治其荒而殖其良爲之鋤斫荆棘燔燒薈蔚旣焚旣曬奇勢乃出謝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伐木開徑見者駭之然以視夫袁廣漢之構石爲山激水爲波博求奇樹異草而植之者天作地產與夫人力之所致則有間矣天下之美出於尋常耳目之外者究莫非其中所固有搜索而得之怖之者則以爲創獲此有善而弗知可志而不志世之好事者之爲志陳

陳相因猥與煩鬱未可與入吾林也或曰遜者之志相沿成例爾予予踽踽何爲者則吾固自爲吾之林而已焦氏之林不敢當易吾之林不敢當志志林成而有班馬爲工師其庶幾取材焉可也

與魏昭士書

尙瑗再拜致書耕廡先生執事顛志之役中丞公謬以見委帖括陋儒本無學識所得一知半解久汨沒於刀筆筐篋中惟是分任協修所藉於里中之宿儒者不淺而今日堪當此稱者舍執事其誰竊觀名邦勝蹟前賢往行固因乎地之有無亦因乎地之人以爲頌禱武侯不立記注蜀

都故實遂不免湮沒而采益一州豈能及中原文物之廣且盛鶴鳧長短不容斷續埋因宜然就顛郡十二邑文物之廣且盛必以寧都爲稱首而往口尊門叔季兩先生偕易堂同業諸賢文筆詞章鋪揚潤色雖鄰邦遠近猶賴其勸藻之力而於一邑中蒐羅剔抉無幽不闡梅川金精之閒海內仰之又復爲嶺北尼鄒是則有其人而地之有乃因之愈顯者又復以寧都爲稱首是故今日之論顛志舉一寧都而思過半矣尊公謨寧都先賢傳較之舊志倍爲謹嚴此後生之幸樂於遵循者也但龍門本傳又待孟堅二三十年來人物迭興更須續而名宦未有列傳推之他

類恐缺略多有愚意非執事不能補撰曾君則舉揚君御  
李或有推邱君昭衡吳君子政者總之李成安姚絳郡之  
遺書惟德林思廉可以成之昌黎之文或南紀猶能輯之  
此自嗣君門弟子所不容諉之責而亦非他人可以參預  
者也瑗奉檄以後入郡謁見監司有各縣採訪之議他邑  
則然非所槩於虔化而他邑採訪亦必於執事及諸君是  
問此王豹綿駒之河西齊右也擬躬造爲縣務所羈謹托  
廖恭士敝門人余竹友敝友代詣惟望傾筐倒篋教以所  
不及幸甚

湯永誠

字若人南豐人貽譏集

### 澂江古蹟記

古蹟之湮沒而難尋者可勝道哉卽興國一隅未易更僕  
數有前人作記而不可考者有郡邑乘登載而妄說者亦  
有士人昧於音韻而僣訛者自損持張太史蒞任聽政講  
學之暇博采旁搜亦旣殫厥心矣余與太史交五十年今  
來道故寓呂氏萊園因得遍遊邑境如萊園之右鞠爲茂  
草者鴻飛書院也又折而西卽陳侯文彬所創之旌陽道  
院嘉靖時大令盧侯臆改爲觀音巖者也越百步曰江東  
祠祀石圍神前爲榴岡居太常復故居也原有延翠亭又  
有芳亭爲陳海柔倡和之地爾今僅稱爲呂氏宗祠矣金

雞冠嶺下卽長春道院也原有幻寓室清碧亭葛藤窩諸勝又有慈緒寺爲郝梵宇仙宮極一時之盛而舊志闕如邑人皆茫然矣有瑞洲壩土人呼爲中洲壩者也昔何侯某植樺柳數十培之根幹雖存而所謂瑞洲樓壺天閣不可問矣鄒公寨爲辦侍郎嶧起兵應文山之處文山開府與國意在於斯安湖書院創自何了翁以祀三程并祀廉溪者也二蹟相傳在衣錦鄉而今竟不能名其地明時邑令羣公有修復之說後云并祀陽明矣又云移而之北邨矣要僅於文廟增一祀典鮮有興作若何侯應彪有名賢祠之建其意蓋欲合祀焉望陽也而考其碑乃在唐晉

左文昌祠中豈當日有志而未逮歟興之古蹟孔繁其名見存者不具舉惟茲榴岡紀郡乘中呂氏族譜亦有之瑞洲載在袁蔡二志三台長春二道院劉槎翁有記鄒公寨蔡黃兩志載之而袁志謝鳳渚郡志相因可據也安湖書院則文山記之名賢祠則葉相國臺山記之若此者凡皆三百年來良有司道洽政治澤潤生民而以其餘暇肆力興除旁及於亭臺池沼之樂所謂民安物阜鳥獸魚鼈咸若也太史之治興也意在百廢具興其大者如考平固之邑名建明倫堂社稷山川風雨壇寅賓館城池官吏廨舍皆自爲記而余所謂湮沒難尋者今既得之亟謀修復夫



物有顯晦事有興廢要莫不存乎其人以太史之鴻才重  
望屈首簿書此海內所深惜也以山僻小邑又當兵荒凋  
敝之後而得鉅公爲之司牧俾數十年湮沒之跡一旦得  
以表彰汪浮溪記柳先生祠堂云零陵以先生之故名天  
下先生之不幸也而零陵獨非幸歟余故踴躍而爲之記  
其年則上章攝提格其月日則天中後一旬也

王思賦

字眉長興國人禮部左侍郎

### 澗水志林序

有負異於衆之才鬱積而一發神注而力營則隨所遇而  
被其聲光溢於鉅觀勢有固然者吾讀張侯損持澗水志

林條其目曰志地志政志事與人與言其序紀傳述又間  
出己意與從來志乘家體例懸絕志也而神明於史矣蓋  
侯嘗直史館而出宰者也抱負殊尤夙以千古自命而又  
更之以遷謫鍊之以繁劇其才氣益將蘊隆而增長則浸  
假而發於其所有事且所貴乎志者謂其識記於不忘微  
信而不誣也其體類乎史而其文則需乎史氏之三長非  
必建置沿革多爲之類如世俗云云爾也漢晉以來以志  
名者三輔黃圖雍錄洛陽伽藍華陽郡國其所編載悉可  
考矣至晉范致明之岳陽風土江微之陳留風俗范成大  
之桂海虞衡分名統類無所紛侈尤彰明較著侯之志亦

略似之蓋其負異於衆之才學雍茂而識量遠當

聖朝清晏之日又不勝其文章報國之心蘊隆鬱積追慕古昔堅其志於必往其肯隨俗波靡耶昌黎有言文惟其是耳太史公作史記爲八書以紀天官河渠諸大政班孟堅漢書則易之以志事固有不嫌於改爲者侯亦見其是而已矣而特其樞史爲志一邑而有一代之規若不欲苟同而故爲異者其跡雖創其制近古其爲法要不可易嗟夫望新安黃海雲蒸霧湧奔騰萬狀不得以滄溟爲憾也遊秦淮花鴨紅桃千株漂漩水波雲霞映發香氣上下心曠神怡而願以武陵仙境少之乎然則是志也以爲侯一家言可也以槩侯後日史可也而激水特受其名斯則山川風物之遇也已余家激者也喜其成并序以附不朽

宋應桂

字芳誕雩都人進士

袁文定先生文集序

邑前哲文定袁先生君賢元人也其先劉氏後易姓袁崇祀鄉賢三百有餘載矣先生舊有文集其子孫什襲之都人士未嘗一見今歲辛卯大中丞郎公檄下邑侯徵先生集侯得之其後裔邑弟子員名世字畫漫滅於魚魯者十之三侯命工繕錄二本一上憲府一存清玩豈豐城寶氣幽秘千載必待其人而後顯歟余觀先生之書非如世之

摘藻揚芳欲成一家言以表見於世而博名高也惟隨其  
意之所會境之所觸耳目之所見聞卽事命題因物辨理  
筆之於書以自怡悅故其詞質而不浮其理淳而不雜其  
博稽遠引確而有據詳而有體其提撕警覺於人者娓娓  
不啻師之訓弟父之誡子要未嘗屑屑焉以類分也侯讀  
之久乃喟然嘆曰是誠學問之要編非徒作心自之玩爰  
哀集中所論天地陰陽五行諸條冠於篇首次以格致存  
養精研聖學者爲一類以人才兵制食貨邱甸論經濟爲  
一類以大倫大經建儲擇交諸條爲一類而論古雜說可  
以開擴心胸而增益才智者則係之篇末編次既定梓以

行世嗚呼侯政務煩劇留心遺文若此侯之澤遠矣  
輿氏之書得蘇明允之評而益顯昌黎之文非歐陽子之  
稱述世莫得而知以是嘆古來文人學士遭時不偶其湮  
沒而不傳者亦復何限今先生之書晦藏三百餘年非惟  
海內之士遠莫能知卽粵人生同井里者亦寂無所聞苟  
非大中丞雅意搜羅我侯力爲表章雖有黃鐘大呂之音  
亦無從而問焉則書之必待其人而後顯也豈偶然哉

黎士宏 號媿曾長汀人陝西參政託素齋文集

佟匯白中丞密奏序

封事非文章之書也封事以文章傳者往惟陸生江都最

著其下賈劉諸家言人人殊至宋歐王蘇曾所爲上書劄子哀聚各數萬言是皆獨文章也哉其一時人國之安危民生之治亂君相之舉措與夫邊陲大吏勞臣宿將之設施俱於是乎見甲午乙未之間閩海多事數勤王師竊嘆制勝無人令鼠輩跳梁乃爾然內外相依附不易動搖朝廷倚任意恩又不忍遽付執法夫羈縻老婢不足制懷光而一一杯羹之語反爲循恩輩口實使當日首清君側然後馳一旅之師絕蜉蝣之援下樓船之擊豈遂潰決至此悠悠之論坐失事機今痛定回思尙堪彈指咋舌也往佟大中丞公撫閩之日簡兵料賊以撫局必不可成力主剿議密跡廷請者至再首發賊書絕反側觀望賴

聖明卒用其謀投畀要荒隨舉六師廓清內外上天厭亂海濫已漸寧謐斧根洗薪之見非公之力而誰力哉今取其疏讀之敷陳詳切動合機宜吾不識去董陸諸公何似然者董陸諸公當時或用其言而棄其身或不盡用其言或用其身不能盡皆致尊顯我公以一言結主知隨上輒報可

天子數賞重公三年之內一鎮閩再鎮處今再鎮浙視古人之言無不及而視古人之遇則已爲過之也後之見是書者旣可以得一時君相時事邊陲將吏之處置卽他日

時異事同咸可按方取效無復嘆昔悔今則斯一編者非一時之言而天下萬世之言也

謝怡古詩序

予與怡古交十年怡古之詩則無日不讀而今乃始得敘怡古詩何其慎也怡古生瑞邑邑鮮言詩者怡古卓然自立獨爲於衆人不爲之時人頗姍笑之及後怡古出入古入之中既有聲名於天下人又多從而妒且忌之夫開風會之先者其於邑爲有功卽不爲功而操數寸之管以自寫其性情亦於人何與乃爲之則笑戚之則妒若此以視

賤技皆樂道其姓字爲歡悅今古相準古詩人之遇尙未爲盡窮也更念古能言之家率多高自位置使酒漫罵凌爍儕偶如李長吉詩卷令人恨之必欲投之廁穢而後已怡古曾無是怡古無是而終不免於笑且忌者是詩者固窮人之技人亦將不得自有其性情而後能免於里巷之是非也班固謂楊子雲身不滿三尺位不過執戟當世必無知者後世讀其書不見其人則必傳無疑因嘆夫世之如怡古所爲不爲里黨所知而當世遂並無一人知之名滅沒而不得見於天下者豈少哉予與怡古雖江閩異產瑞邑去汀纔七十里與怡古無月不會往來之使無虛日

其一字一句無不經予手維而心誦其讀之無不積月累時至紙帙漫滅而後已則是即使予不知怡古也怡古已自足千古况有予一人知之怡古可以不恨又况乎世之能讀怡古之詩者不獨予一人也怡古其始終自尊信所言以爲必傳之業而於世之所爲非笑而疑忌之者姑一聽之可乎

文在茲 字信余會昌人

上當事書

某吉郡人也祖仕粵東歸道經會昌因亂遂家焉蓋十有餘世矣子姓雖復成行大都地僻山嶮無大人先生爲之引其原而鼓其氣故鮮有卓然自命者某少時甚以爲憂恆欲返家廬陵奈父母迭喪離亂隨之是以志徒存而未果也某今屈指已滿三十性拙行鄙碌碌無短長造作都不曉人意計前十五年惟知饑而食飽而嬉親執穀厭梁稻而已後乃少通人事頗愛特達交遊於時藝鮮所窺稍喜看景陵先生古唐詩歸不幸家遇屠掠貧無所倚匿妻子山中自與農工晨夕其後驚魄稍定一二故友從間道中投詩文相慰復爾起舞而性遂溺於詩然音律不諳信手扞寫偶有所得人見之輒張口大笑以爲無益於身心無關於仕進也不知某之心蓋有存乎其間身有所待而

然未敢爲他人刺刺也伏惟閣下詩壇藝苑素擅風流一  
且國士相推遂以艱大爲己任某雖不得親謁受業於庭  
然私淑而仰企者亦有年矣第以一介下士不識時務陳  
言肆論於大人之前恐獲罪於左右然心有所存身有所  
待今日不言恐去可言之時失可言之勢矣古有云木在  
山馬在肆庸衆過之而不顧於木與馬無害也苟遇伯樂  
匠石而猶一無所欣賞擊節於其間則真無用而可棄之  
物矣此某之所爲亟亟焉求一言而不能自己也閣下新  
頒十事州邑歡呼無非則古愛民求良厚國至意草野何  
幸誰不鳴躍然某竊有慮焉當今之務舉士誠急第所舉  
之士未必爲今日所急欲舉之士爲閣下舉士之人又未  
必真能爲閣下舉士之人所舉一不當無論盤錯之任非  
難礙弁鄙之所能堪而海內抱負宏深卓犖瑰奇之人寧  
能與若輩爲伍此荆公所以致慨於孟嘗之雞鳴狗盜也  
閣下闊達容衆求士若渴士之側耳巖穴願出門下者恐  
後士患有餘耳寧患不足耶第得不如某鄉所云云則庸  
流未由以倖收良士不致於裹足將必有抱負宏深卓犖  
瑰奇其人者以閣下爲歸往閣下按其尤而用之量其才  
能而輕重任之夫而後偉績可次第而定也太平可漸積  
而致也某於蓬藿之中聞之蹙然喜私爲海內幸此亦閣

章州府志 卷十一  
下夙昔所尙論古人遇諸簡冊者今乃得以身親見之也  
若某者蹇駑下乘不堪鞭策安敢過望於閣下哉今之亟  
亟而爲是者蓋嘗惴惴焉自懼知無當於伯樂匠石之顧  
但心之所存者人身之所待者大泊際乎可言之時可言  
之勢而不敢不言者不止以希望僥倖於萬一已也至於  
領簿書司出納旅進旅退弄墨操翰門下之爲此者實繁  
有徒固無所需於某而亦非某之所望於閣下者謹獻俚  
言四首亦足以知某之志之所在惟閣下察之少加意焉

蕭師謬 字恂喟會昌人念劬集

卷十一

吾友黃子岷雪夢一老人授以卷莽二字拜而識之將揭  
於燕居之楮請客爲之說客曰子積學力行豐於才而畜  
於遇其或以老之將至而示以韜晦之意歟然吾子之年  
去服官政不遠况遭逢

聖世以功名自顯卷而懷之非其時也其或鑒於世習浮  
夸以文詞相尙殆欲斂華就實卷其藏於不露歟然吾子  
才大而不矜文高而不靡樸樸遯遯一無所炫其能此不  
待卷而自然不露者也若夫抱古道處今世斷斷不可流  
俗非富貴利達之所能撓此直方之氣不可卷者也子程  
子曰放之則彌於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密者天地萬物



之根變化瀾淪之不可窮者也吾子致力於此是卷也乃其所以不卷也不卷也正其所以卷也子其然吾言乎哉  
黃文汾 字岷雪信豐人歲貢雲哇集

贛山水論

按朱子曰江西居山之脊此句足了江西形勢蓋南條之山發岷山轉西北出塞外夾金沙江而東入雲南自夜郎踰桂嶺入桂連起九嶷過大庾出南雄信豐龍南界起大帽山由汀從邵武抵廣信走徽起黃山東行爲天目一入浙杭一入姑蘇一至建康山脊之表從大庾嶺分派廣州滇水出南雄達曹溪至廣州入南海泖頭水出和平經惠

州至廣州與曹溪合入南海靈河出程鄉大帽山至潮州入南海分派福建汀水出汀州入潮州饒平與靈河合入南海建寧水出飛沿嶺麻沙水出武夷崇安水出分水嶺浦城水出仙霞嶺皆至福清入南海分派浙中徽州開化水至富春合嚴州水嚴州水則出黃山至杭爲錢塘江入東海此山脊之表也山脊之裏從郴州分派南安章水出崇義至贛與貢水合山脊界歸化係昌過大庾嶺分派贛州贛治一支從雒山踰嶺起峯崗山脊北屬南康蕉溪水入章江隨山至贛南屬信豐九渡水與南雄界經信豐入桃江隨山至贛而桃江出龍南由信豐至贛合貢

水山脊界保昌始興定南脊連和平水入廣廉水出安遠  
脊界長寧入貢水長寧當安會之脊水入廣湘水出會昌  
脊界武平合流貢水貢水出瑞金界汀州長汀縣綿水出  
石城界邵武梅水出寧都界建昌徽水出興國皆合流貢  
水分派建昌新城水出飛猿嶺經撫州入鄱湖山脊界建  
寧分派廣信水出永豐從鵝湖至瑞虹入鄱湖水出玉山  
合饒河入鄱湖山脊界福建之崇安浙之開化分派饒州  
水出浮梁從餘干入鄱湖山界徽婺吉安袁州臨沅瑞州  
南康九江則山脊之由郴州崇義分派北行東屬江西西  
屬湖廣入江西者盡廬山吉袁瑞之水皆入章江匯彭蠡

而合長江入湖廣者盡岳州郴州茶陵之水合湘入洞庭  
平江之水入洞庭匯洞庭而合長江惟建昌一派東屬撫  
州西爲永豐吉水新淦豐城派盡南昌章水西襟撫河東  
帶故朱子曰江西居山之脊也章貢二水合襟贛州裏南  
贛而表閩粵章貢饒河合襟江西裏江西而表楚粵閩越  
計贛之水章水發源最先桃江貢水次之故經章而支貢  
也計江西之水贛江發源最先建廣饒諸水次之故經贛  
江而支饒河也觀水之派而山之行可知矣觀山水之分  
合而贛州江西之形勢大略可觀矣雷次宗豫章記曰豫  
章水出郡西南故以名郡雖十川均流而北源最遠故獨

受名焉得其旨矣

黃文澍

字雨田號石畦信豐人副貢石畦集

與葉明府書

信邑差役百十成羣一遇簽差鷄犬不寧或奉上憲訪察已告死故旋復充當人爲積蠹之不可解者昨闔邑紳士呈請爲差快宋德等於縣署前擒毆何生潤藻在明庭各加懲責以杜兇惡勢所不免何容某等贅詞上請然紳士呈請明庭謂何生必須實證及數日了無發動外間疑明府似欲爲差役地者某知必無此事然思明庭所慮或謂今責此輩恐致頑民生玩法令或沮不行夫法以治不法

不法不禁何以行法是猶主人嗾犬噬盜大噬路人乃謂吾犬能噬人可以禦盜賞犬而咎路人之呼號可乎丙寅丁卯間官蠹屠儒之事與邑大訟蓋積威之勢久在此輩所謂大噬盜以噬人者自非明庭孰能一破數十年之積弊今明庭懸牌示審四行差隸乃敢插血盟衆恐前事復見於今是此輩享厚利而官府受謗怨也夫此區區細事非有爭訟何用質對差役明庭之奴隸諸生明庭之子弟也子弟於父母之奴隸豈敢妄行咎叱而子弟爲奴僕操挺撲殺致交訟於父母之前相對庭階以辨其是非而定其曲折猶爲子弟所羞萬一受奴僕之刃而父母不知其

情反咎子弟在賢肖子弟理當隱忍而其情究屬不堪辨或不肖子弟至於怨懟不愈加父母憂乎彼奴僕者可以鞭撲任者也有所懲責不卽爲枉某叨知愛不敢以私事一毫相干不得不仰陳於明庭者誠不忍前後左右之人壅於上聞使父母愛子弟之忱恩間下被抑以報文章知己之遇而惟明庭可受盡言也乞恕愚狂幸加察焉

徐上 江寧人進士龍南知縣

督師吳公平定三巢紀略

平洲後四十餘年吳公百朋復勦平三巢之亂三巢者賴清規據下歷謝允璋據高砂皆龍南境內與和平岑岡賊

李文彪並負固相犄角出沒龍信安遠諸邑界劫掠爲而下歷特雄狡按清規本邑人嘗從征洲錄其功爲縣里老曾有吏求貨捕之急因逋逃拒命初起橫江後轉入下歷係峭頑獷之徒營立窟穴其地皆重巒峭嶺阨幽阻林菁深密可扼險以守尤峻絕處曰銅鼓嶂宋儂智高所踞以起事也清規有機警家故多貲素以善處事能得衆心諸爲所脅從者甚衆信豐則圓魚迳腦安遠則大小石伯洪均被陷沒數與李文彪等越境剽殺攻破官軍縣邑荼毒無厭時嶺北多故葉槐作亂安遠文彪亦圍龍南大肆焚掠而饒平賊張璉遍躡贛南泰和等縣戕憲臣刺守

弁狂逞不制度院周公滿以憂致疾使節數易楊公伊志  
遂坐罷至陸中丞穩會四省之兵僅乃克之及公之初臨  
外征島夷內剗程鄉始興諸山寇軍興旁午未得一欠加  
遺以是清規愈跳梁無忌然公志除殘賊以參政李公佑  
嘗入高砂岑岡巢宣諭可任用先事與之時煥芻簡將士  
期必殄滅嘉靖四十五年疏請出師既得請進勦下厯適  
黃太守辰乞往撫清規果懼誅聽命公謂賊反側終不可  
赦宜乘其懈急擊勿失卽日駐師信豐親督李參政佑暨  
參將蔡如蘭坐營王汝澄安遠令李多祚等率諸路兵進  
討時六月二日也清規聞大兵臨倉皇出寨把總暴以平

首敗之於楊梅牌乘勝逐北再奪神仙嶺賊失險拒守鐵  
鑪坑寨堅壁不出多祚用所撫葉槐兵環衝且火之賊乃  
退奔樟木嶺諸哨兵大集公與參政佑督戰益勤將士益  
用命遂深入進逼賊於羊石鏡鉞二寨清規獨將臬健深  
匿銅鼓嶂如蘭選卒六千人間道遮圍自以大兵攻其前  
汝澄先登七月四日二寨拔又明日銅鼓嶂拔捕清規不  
獲副將孔宗周得之於苦竹嶂旣自殺矣公命僇屍以殉  
於是謝允樟自縛詣軍門獻所據高砂堡捷聞議以其地  
建定南縣時李文彪亦就撫叛服不常後竟棄岑岡遁三  
巢平自和平旣設定南再建而兇酋餘孽咸歸效順與幽

遠之小民共列編戶虔以南屬邑始得安堵論者以公戡亂之功比於新建云

論曰匹夫作難必有驅之無所容者觀清規平民激於墨吏操切挺而走險寇暴幾十年貪人之爲禍烈矣哉吳公以討賊自任謀定功成卒能改建井邑貽休數世雖繼踵因循謀之者公也原夫公鎮虔奏捷十有八未艾早衰志稱勞埒新建諒已而龍南公所勘定地報祠闕焉故爲之記以諭來者往趙清獻爲監司臨濂溪甚厲當公時海忠介瑞令興國上八議五事言辭皆直不以爲忤下厯之役公力主勦贛守黃辰固請撫亦竟見聽嗚呼非獨其功懋也其度量之越人固亦遠哉

其... 卷七十一

贛州府志卷七十二

藝文志

國朝

周學健

字勿逸號力堂新建人河道總督

響濤山房詩敘

江自蜀走萬里至石鐘山水石相搏怒號吞吐律呂交宣  
 勢激之然也鐘山上流九百里章貢交會其上灘石益高  
 水清益駛激鬪齒齒於噌吰為清越焉故曰波迴成文文  
 字從反今夫水順流直下風驅平洋一望如掌及其反旋

逆折萬竅百怪乍喜乍愕不可涯涘文章亦然順適者難  
工屈折者多妙昌黎子瞻文之妙者也謫潮州南海迺益  
奇絕其自言若萬斛泉源在平地滔滔汨汨一與山勢曲  
折隨物賦形遂不可知故曰不得其平則鳴水石以之而  
况文乎吾友湘皋有蘇韓之才而淵淳浩博不見其涯每  
一觸發輒簸掉翕忽萬變惶惑耳目爲豁人爭奇之其家  
會昌山水清絕築室曰響濤山房自樂也已乃北走燕趙  
南踰嶺觀日月出人之鄉搜名山石室之秘歸益讀書爲  
諸生祭酒凡廿年矣同余舉於鄉而又再黜於禮部其胸  
中鬱怒輒見於詩讀之如海若爭鬪山谷齊鳴風號雨泣

世徒震其氣之奔放激蕩而不知勢折使然語曰風不加  
倍其負翼也無力故扶搖羊角而上羊角者折勢也聲不  
折不高骨不折不堅氣不折不肅故黃河九折抵滄洲登  
泰山者十八盤乃造日觀一部史記杜詩皆自牢騷中流  
出歸熙甫公車九上土室西戶淋雨飛霜無地可避而文  
章遂爲天下宗匠勢激使然也夫聲音之道蓄極必通

國家明堂雅化需才正急湘皋氣魄又盛鬱其所學必有  
聞聲者就而叩之和其律呂溯其源流與古眉山昌黎上  
下抗墜振斯文旣倒之瀾以盡洩其鬱怒而復還大雅於  
是乎在吾聞古有伯牙學琴海上山號水溢遂移我情今



讀湘皋詩稿如聞海上洞湧也

邛上峯 號銘材長寧人清豐知縣

槎叟傳

槎叟者石谿處士也生而敏慧旁通諸藝能稍長棄去悉力於帖括補博士弟子然非其尚也履行達而莊蓄抱贍以肆甘貧不累處困不靡嚴正不爲戲謔嘗曰境之於人如幻雲之過太虛如吾天君何貧不具書假得卽寓目不忘穿穴於經史子集百家雜說罔不蒐羅旁涉性喜酒實不善飲豪論辟易動驚四座興酣則凡千家之遙宇宙之曠風雲川嶽禽魚草木物情之變態方正之襟期羣奔赴

於吟詠之下而不自知其創闢驚鬼神卓犖壓揚馬也由人無少長必致恭而獎誘後學尤愛惜敵掌珠然有不循禮而鄙俗者輒面斥不少韙以故多受謗叟泰然耳時以瓶罄告若爲不聞而披吟不輟出金石聲喜外遊放浪聞越吳楚間屐跡所至名公卿唱和卷軸盈篋善草書雄放淋漓得長史神韻寄興潑墨虬松牡丹其最擅也所在爭寶之常作泛槎小照圖海內名流題詠甚夥因自寓號或勸之遊貴要博升斗祿以贍生叟曰士林之所以取重者品耳如忍爲齷齪囁嚅之態以倖得名中夜終愧顏閔吾寧守吾莊之拙柳之愚不庸勝於華組乎末年有司咸舉

叟以宏博科應

詔力以老辭諸同人強之起乃就道詣省會當事彙貢  
京師叟偶微恙翻然曰人生憂無所以傳者苟可傳在朝  
在野奚異皤皤癯叟爲此僕僕征夫是違吾素尙有不馮  
婦笑乎乃趣裝旋優游林下行歌卒歲有詩文集若干卷  
刊行年七十七彌留屬其子曰勒吾壤爲處士之墓叟與  
姓之章其名松若其字

楊枝遠

瑞金人選貢

力餘集敘

非爵詩如鶴背仙人風度翩躚如夜靜月明千里一碧不  
着微雲渣滓余於會昌交能詩之士不下數十人角勝爭  
雄未易軒輊然余私心嘗推非爵第一非爵爲人天懷浩  
蕩與人交肫誠坦易肝膽朗朗照人性豪爽不事生業得  
錢多付酒家三上公車金盡裘敝歸而家產益落非爵毫  
不介意有別業在古廟中竹陰滿牕琴書蕭然去家僅隔  
一巷每閉門高臥輒累月不歸家無升斗不顧也嘗爲余  
置酒花間分咏牡丹詩酒酣耳熱聞僮僕扣門甚急詢之  
乃云客至廚空無米非爵大笑麾之使去其高曠如此蓋  
非爵自忘其貧人亦鮮有知非爵貧者胸次浩然不爲物  
累固宜其詩之能工也自歐陽之論詩有窮而後工之說

遂爲千古詩人牢不可破之成案余性好爲詩近果以詩  
獲窮所居破屋三間仰視屋瓦瓌瓏洞見天日雨至則張  
敝蓋自蔽嘗把筆爲詩饑腸輪轉聞稚子怒號索飯聲輒  
放筆大笑謂余未得詩人之工而獨得其窮今非爵亦可  
謂窮矣然尚有幽軒密室位置琴書筆備所得亦時足救  
廚煙之斷較之於余窮不相若而工獨過之然則爲詩者  
豈必愈窮乃愈工哉吾更疑天道五年小變十年大變造  
物好弄不宜千百萬年長守故轍自分庸劣不能有爲獨  
願非爵充其所學獻之明堂易寒蛩之吟爲鳳嘖之音達  
而益工爲將來詩人翻破造物窠臼吾將破涕爲笑爲非  
爵把酒賀之非爵名安國姓劉氏其詩曰力餘集亦曰古  
厓詩草雍正乙巳十一月序

詠古堂詩序

會昌賴君稽立以詠古堂詩集示余余嘗擬爲作叙屢作  
輒不就然於心未嘗一日忘之時時攤筆伸紙若有所發  
已復格格中止如是者再四至是已三年矣然竟不克就  
或問曰是何子之恡也余曰非也蓋爲衆人酬應之文易  
而爲知己之文難夫知己則必相得相得久則必相忘其  
惡并忘其美忘其短并忘其長至相忘而知已深矣賴君  
吾知己也客有工畫像者娶妻美嘗戲爲畫之三年而不

成已作客於外又三年而歸遇其妻於郊乍見而豔之曰  
誰氏之婦也人曰子妻也客大笑急索筆畫之乃大肖客  
之技非昔之果拙於今也蓋相習久而忘其美也士之於  
知己亦猶是耳賴君吾知己也君爲人豪邁熱肝膽卓卓  
犖犖使錢財如糞土不屑爲鄙瑣齷齪態其才氣凌轍一  
世視世人無當意者故每不見知於人而君亦傲然不求  
人知顧獨與余訂性命交推誠相結始終如一日余頻年  
以衣食奔走四方所至多爲俗子厭鄙君獨憐其困厄肫  
肫然如痛癢之切已且時時分金拯之然君家雖素號富  
饒而君非餘於財者君既負意氣而性少剛卞常使酒罵  
其坐人余每面折其過君輒能虛已受之少負才名顧不  
屑爲舉子業而獨喜爲詩每一詩成必以示余雖相隔百  
里外亦必郵致之曰惟季重知我能訂我詩蓋君之於余  
境相鄰業相砥過愆相繩面不相諛背不相議昔越石父  
謂晏子曰士詘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管子曰生我者父  
母知我者鮑子今賴君吾之嬰鮑也吾何敢輕序其詩也  
孟子謂誦詩讀書必知其人賴君之詩蒼勁豪邁有李太  
白蘇子瞻之風氣魄骨力傲然兀然一如其人然則天下  
之讀君詩者由其詩以想其人知其人卽可以知其詩固  
無事余言以爲輕重况余言又不足以輕重君者始吾從

學豫章得交君之伯兄滄喬繼而又得君交豫章之士聯  
同志者八十餘人爲文社於正學堂而羣推滄喬爲祭酒  
當是時諸子皆年少負才望意氣激昂互以遠大相期勉  
今未十年其間最稱肝膽交如江主事鶴亭帥編修宗德  
周編修勿逸楊內翰斗南邱大令眉山吳孝廉湘皋皆先  
後掇巍科卓然稱天下士余既頻遭大故偃蹇青衿中而  
君家兄弟亦復屢挫場屋皆將以歲貢需次就廣文匱窮  
愁幽憂卒爲詩人以終老豈非命哉唐元稹謫江陵爲詩  
以寄樂天曰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樂天知吾者吾  
不可不使知自古朋友當窮愁失職之際則相知信深而  
言之也倍切予雖不文而與君俱窮於時把酒論詩益慨  
然有知己之感嗟乎賴君是則君之爲詩非余爲君敘而  
又誰能敘之也此余之所以遲迴有年而卒不敢自諉也

吳之章

字松若長寧人諸生

華烈婦傳

華氏廖長子妻三標保人家族寒微代無聞人故不知其  
父名卽姓亦以女著鄉之俗男女婚配父母許可卽因時  
節餽送爲聘雖其後貧賤痼疾不敢悔烈婦髮未覆額父  
母已許廖氏子以行居長卽名長子長子狀奇醜且痼疾  
烈婦旣字之安命無怨言歸未幾而姑失翁繼娶某氏以

長子非己出見輒生憎遂使之分爨別居烈婦惟十指作  
糲養其夫不厭或聳繼母給烈婦更適謂若夫不成人毋  
誤汝烈婦泣謝曰此吾命也願終身糜他知不可說乃復  
給長子曰汝疾不瘳且貧無以終身盍出汝婦可獲數十  
金爲汝養生送死資烈婦聞之泣謂其夫曰若存吾存吾  
何之且從一而終婦職也吾豈靦顏爲他人婦使此心不  
可見天日乎於是卒不可奪復謂長子父曰若子病不瘳  
若且老何以爲長子計若媳不汝從盍善爲謀遂有富人  
聞烈婦少艾乘間以厚利啗之父果心動決計去烈婦密  
約次日強劫之去不令烈婦知也俄而烈婦覺揣不可再  
拒家僅一母雞殺而餉其夫曰盡此一飯相別他日不復  
事汝矣善自愛飯畢燃松明取夫敝衣從容紉補授之夜  
將半伺翁姑睡酣赴門外深池死時年十八鄉人聞皆悼  
嘆欲立祠表其烈焉白於汪令令以烈婦出寒微不爲之  
動念而止惜哉

吳之章曰先民有言死或重於泰山或等於鴻毛余觀於  
華烈婦事不成人之夫安於命無怨言至迫之再不忍改  
適終全其貞以死雖烈丈夫何加焉

方

苞

字靈臯號望溪桐城人禮部侍郎

黃耕山墓表

君姓黃氏諱虞世居江西贛州信豐縣新田鄉顧介閩廣國初寇盜數駭君父一爵屢帥鄉兵捍禦有功授以官不就君幼與羣兒嬉獨據上坐無少長皆聽指揮既成童念家世農田非自願於學無由發身篝燈夜誦隣父飯牛蹄叩其戶始知晨光已啟常慕范文正公之爲人時誦其言若將以自任者聞者多狂而不信及爲諸生清學宮明徵教官之罪無可抵冒諸生或與縣胥鬪傷焉衆訴之語侵令令怒興大獄君獨身爲衆受難直於大府乃信其才與志之有以爲嘗與吳門張大受遇於南昌志相得稱於慕廬韓公因是入太學有聲而以疾未得試京兆尋歸教授

近邑從者數十百人所至必率門人子弟窮巖壑之勝或夜深從者皆色倦而君長嘯星月中益浩然自得君學尊朱黜陸治喪不用浮屠嘗遊鴉山塗遇老人異之與語留旬餘終不道姓名後每自稱詩易之學得於老父爲多君之孫世成自及余門數道先世事請表祖墓君之行旣無所徵信而詩易無成書故屢請而未之諾也今年春來告曰成聞教於先生有年矣先生視成豈全無知者敢以無實之言欺吾師誣吾祖以召鄉人之訾警乎乃畧道所祈禱及事之衆著於鄉而無所容其僞者俾礪於阡以示言之不可苟焉君字耕山康熙二十五年拔貢生卒於四十

京州府志 卷十一  
八年年五十有六所著墨耕堂集藏於家母陳氏妻何氏  
繼室俞氏子四人文汾文澍文沅文涑孫十人世成汾出  
也雍正十二年三月

陳守創 號木齋高安人順天府府尹

送劉生歸會昌序

會昌劉生從余遊者五年矣余初觀其爲人斐然而文多  
術智未敢信其爲篤實君子也既而數省其私凡日間一  
言一動必籍記之而夜考其過密加鞭策改悔不使人知  
其於倫紀之間則匡扶懇摯粹然一出於正然後知外厲  
旋而內縝密所謂智欲圓而行欲方者非歟今

上元年生受督學姚公之知選貢太學聞見日益博聞學  
日益富詩文比於昔日益醇而且肆余刮目有加又深喜  
姚公之知與余之識相表裏而不背謬也當是時

皇上詔內外臣工搜羅博學宏詞之士各舉所知以聞而  
余忝任府尹列九卿班末亦得薦人於

天子而劉生與焉下閣部劉生始知我之薦之也皇然走  
辭曰世基知先生先生竟不知基也基將學焉未逮敢曰  
博哉詞寡詞多言躁攸分基深慚躁之未去而敢曰宏哉  
大家宰甘公司寇劉公宗伯姚公司農李公御史姚公以  
余所舉不謬屢促劉生應詔生堅臥不出一日敦迫三朝



房劉生復堅辭親王大臣乃言曰閱今日來者皆有唯恐  
 不得之意獨劉世基堅辭已高人一等矣宏博中亦不可  
 無辭而不就之士也遂允其辭以為恬退者勸劉生在太  
 學久三試未第人皆以何蕃目之今辭余南歸且曰基回  
 家入山中再讀書十年以報先生余惟爭名於朝及其不  
 得多悻悻之色劉生辭薦舉不應下悻攻苦於太學者十  
 年以待用生之為人吾久知之生之志遠且大吾今相知  
 之斯未能信漆雕開所以見悅於夫子而余則深有愧於  
 生海初薦之僅得其貌也昔程子送楊龜山南還既去望  
 南歎曰吾道南矣吾焉敢以程子自比而望生之為龜山  
 則與程子有同心劉生勉乎哉余雖老且拭目以望生之  
 再來也

曹起達 字抒蓋長寧人諸生

牧源傳

牧源原姓何南鳳其名粵東人母夢跋鳳而生故牧源生  
 而即跋少讀書領天啟己卯鄉薦因琴瑟不調賦詩於壁  
 云怪將心緒亂如蒜苦煞紅塵覓紫霞北上無心同一德  
 西來有意問三車從今得遂維摩願此後誰思阿婦家喜  
 解身前冤業債會看坐我白蓮花遂祝髮雲遊至邑之普  
 濟山居焉能知人休咎時膜拜祈求者接踵先是天章十

二派出非尙捧喝卽宗圖象牧源恐正燈熄滅乃作偈曰  
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從心求佛卽是叛心謂佛說心卽是  
謗佛是一非一是二非二可於此義中作無量義可以無  
量義中作無無義諦出諸知識咸皈依焉一日座上有僧  
舉怡山願文生逢中國等詞削去三十六字謂能截去打  
賒賒語牧源舉心示之僧因會拈花一笑之旨遂付以衣  
鉢其人卽振西也一夕龕燈忽滅牧源曰道緣盡矣示偈  
云本無來安有去去猶來來何異合生死縱遊戲沐畢召  
衆曰心死身生不二致神心爲身牽慾障啞人衆請當以  
金漆布飾師身牧源曰此漏鼓子耳爲僧者沾沾於此也  
滿堂泥塑諸佛可能代若輩修行耶衆曰非此無以示靈  
異乃豎拂子示云人身本疣贅尸祝復何益正覺自方寸  
無庸拘形迹言訖趺坐而逝

曹起達曰釋氏之言多因緣附會所傳牧源之事何與傳  
燈之書若一轍也洵如此言牧源於其道亦可謂能自豎  
立者矣獨怪牧源儒者也苟能自豎立豈不別有表見乃  
必逃儒而歸墨歟考崇禎之季明社旣遷而故老宗工多  
竄迹於二氏較之牧源雖小大不同亦俱遇人倫之變也  
君子於此悲其志矣

宋啟傳

字周謨號範軒雋都人資州州判

社倉論

社倉之設朱子便民之善法也而行之今日其弊百出而不窮何哉蓋司是倉者類多無賴之徒報名攢充故當其受穀也早存蠹食之意及其散穀也多視恩怨爲出納往往不待中夏而廩已空至青黃不接時則已無顆粒可散矣或因歲歉而預卜價之必昂則託言散盡而實隱居爲奇貨所收息常三四倍盡以飽橐且併其二分之息亦不歸倉歲歲祇以原額冊報而已夫使齒不知長而原馬尙存猶可說也乃并有將原穀耗廢一空一逢上官委員盤查則爲指囷倉以抵塞一時之耳目及乎水落石出追呼急迫又藉口於民欠未清或將所措已還之券捏爲未還告官索取詐騙不遂始典衣物剝肉醫瘡設法賠償不足額則又挪移於親鄰借貸於索我林連賊累數載不休於是官不得不除其名另僉人充其職然覆轍相尋猶吾崔子是以古人救荒之善法而行之不善歸於徒法且與不善等則莫如於貯穀之處擇其中之殷實者司出入又佐以廉潔之士謹收貯而爲上者仍不時稽查稱職則重加慰勉隆以禮貌復時給旌門之典或者人思求榮各懷振勸積月累歲倉粟得實庶有備無患一遇凶祲嗷嗷得以待哺自不至終填溝壑也已

黃永年 字靜山廣昌人常州知府

黃方水時文序

培山余同年進士同姓齒兄弟居京師相講業爲同道培山以內艱家居今年秋奉其尊君子岷雪先生所刻文稿而以書屬曰願有序也先生制舉文名海內數十年今刻稿內有永年童而誦之者序何敢辭獨念先生之文當早取上第爲顯人今以明經家食著書而樂道是其有於中者豈曰文之云乎夫君子之德業與制舉之業非有二也价侶者致主人之辭於賓不可失其意况宣聖人之言以答天子之制科豈可擣昧於其意得其意則不可不有誦已余近讀鄉先進羅文恭舒文節鄒文莊忠介諸君子書彼皆發身制舉其精神心術無不與洙泗洛閩相憑依者其時士大夫家居講學漸摩之盛列郡之內不佞百里一賢前後鬱鬱相望士束髮受學親見先生長者之容貌而旣聞其說其禮義之心勃然而生於中薰蒸陶冶不可以已至今漠然動後人山高水長之思者去我生之世未遠也先生尊甫漁舫先生爲義理之學先生授之於家諭德雷貫一嘗誦言之私意先生樂道之暇以文淑後進與進而之德業者幾何人培山侍養先生之暇得友之賢與士之可共學者又幾何人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奚遂今而異

於古所云耶先生嘗著章水考臨川李公稱其數千里溪山屈指尺幅辭簡而意盡余未之見也

鍾一誠 定南廳人定襄知縣

李烈婦傳

烈婦姓陳氏本廳三坑磔頭人少歸鄉耆李文煒家富於貲康熙戊申己酉年土寇竊發文煒徙居里之石砦砦距祖屋僅里許山勢陡峭周遭壁立文煒恃險因家焉歲庚戌季秋廣東賊七人涎其貲日間假裝屠人買猪探知砦旁蹊徑晚遂塗面衝門先刃守門僮僕二人入中廳文煒臥外房驚起賊向前環執文煒出一枕箱約白鏹百金與

之賊不滿推文煒仆地力捺置其刀用油火熬腎囊痛甚掙扎不脫烈婦聞知日得非停午買猪者乎持刀連砍二人傷其額顛賊翻身拾地上刀刺烈婦烈婦將斃猶決腸力戰時媳婦林氏劉氏二人因夫肄業在外共寢一房聞賊至昇櫛櫃攔門身墜砦而下祖屋喊救賊已逸復火其居然身被創又夜將半不能遠逃衆撲火後尾之而走趨趨至大塘舖賊方飯所掠枕箱置桌上頭裹手帕易認識遂拏獲僅逸三人尋亦緝齊二子歸家鳴縣縣以黑夜明火劫財害命案情重大欲輕擬比拒捕例定罪監司以下俱依縣招二子奔控撫憲董總憲麻廢學業耗家產纏累

歲年寃始雪賊抵命省府縣官俱罷職烈婦受旌表入節  
孝祠

烈女曾氏小傳

曾氏諱賢貞同邑牛田里國學步雲公長女幼許字蔡我  
生先生順治辛卯盜賊竊發所在剽掠女爲賊所獲擁至  
雙溪口黃沙潭度不能脫賊防稍疎女投水死賊衆驚駭  
嗚呼烈哉語云從容就義難慷慨赴死易然以其難者易  
之耳死顧易乎哉苟無激烈之志有偷生之心其難於死  
雖丈夫猶然況女子乎今烈女如是可謂有烈丈夫風故  
行表而記之以俟當代之採焉

儲仰文

字從吾宜興人徽州府教授

石臼集序

曾昌吳公邁庭天材雄拔少卽有志於古之立言者綠貫  
百世又得其鄉易堂諸子之傳以詩古文名世者數十年  
雍正壬子調令江寧之溧水清操自勵孳孳爲民建學捍  
田百廢修舉暇日登邑西南之駱山望石臼湖滄滋萬頃  
煙波無際爲流連者久之未幾挂吏議人咸爲公憤惋太  
息而公處之泰然曰吏事旣釋可以復理吾舊業矣客寓  
溧水前後八年時時往來湖上覽煙雲之變滅觀天水之  
淪漣意有所得發而爲文溍然以清淵然以深不爲懟激

可怪之言而固與古之作者並於是彙其所作編爲一集而以石曰名之從所好也有疑之者曰贛州當章貢之交公生長其間宦遊吳中歷宰三劇邑而後至此所見山川都會之勝江湖浩淼之觀不知凡幾矣治溧水三年勤於其職囊無一物是直以溧溷公也將唾棄之不暇何取於是一水爲余曰不然從古才人窮而失職者多矣當其羈愁放廢度無所用於世遂大肆其力於文章而山水奇絕勝處又多在偏州下邑足以慰其羈縻而發其幽思故地愈僻身愈困而文亦愈工類非後世能言之士所及是集也傳吾知石曰之名將與昌黎之潮子厚之永東坡之齊安儻耳其震耀於無窮則公之有取於是豈徒然哉而因使親其警歎者追溯曩時杖履之游坐磐石弄清泚極目蒼茫落筆千古流風餘韻直可被於奕世則所以繫邦人之思而誦說弗諼亦於是乎在公嘗視篆吾邑余固州民也道遠不獲承侍左右而相見於新安因出是集俾余論定之余無以測其涯涘也姑述所以名集之意與世之知言者共賞焉乾隆庚申秋七夕前二日

沈

濤

字次山江陰人長寧知縣

捐贍鄉試路費田記

長寧地居嶺北密邇粵東至贛府則三百餘里至江省幾

二千里陸有紆迴鳥道水有灘石險崎幾類瞿塘劍閣而  
士之生其地者多貧寒故一當大小試之年有擔簦徒步  
者矣曹生植章身歷其艱環顧同類蒿目焦心而未有以  
庇也以明經資志而沒終身悵然乃長子監生引冕克成  
父志於乾隆十三年捐田壹千把以贍邑之貢監生員文  
武應鄉試者視其取額與銀數之多少而量給焉詳註田  
眼佃戶租額立簿三本一存縣一存學一給司事之人擇  
學中老成公正者一二人主其事或二年或三年議另擇  
交兌註明歲入若干分給若干存留若干作何生息一一  
註明然後曹主父子之仁垂於不朽矣二月中具呈於余  
余心喜之遂援筆而爲之記以爲都人士法

管

樂

字亮揆號立園零都人黃州知府

觀物論

率一家之父子兄弟安居而暇食優游而嬉娛此可爲無  
事之幸民而不可久率一家之父子兄弟治產營生服勤  
稼穡以安其家此可爲趨事之勤民而不可大若率一家  
之父子兄弟敦倫向化潛心於義善發皇於詩書磨礪乎  
事業斯乃爲立身揚名顯親之後民而可久亦可大也夫  
幸民之不如勤民也積數年而可見矣勤民之不如俊民  
也積數十年而可見矣今有寶物於此羣知其寶之爲貴



而名之爲尊也乃有席父兄之業不耕而食不織而衣  
時憫日晏然以飽煖日喜則且掉臂不顧以爲吾何寶於  
是而苦求以輟吾之樂乎其立心措意於衣食者炙輝苦  
其背將桑紬其手又以此之爲急而彼之爲緩亦曰其爲  
寶也幾何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耳由前之說是  
以燕息爲寶者也由後之說是以服勤爲寶者也雖所寶  
有優劣而其爲失寶一也而簞瓢屢空之家鶉衣百結之  
輩乃獨於立身揚名顯親之事孜孜以治汲汲以求幾如  
被服飲食之不少置諸其身焉購之殷而守之固欣其得  
而慮其失此獨何意哉知寶之爲寶而不暇營於所寶之  
外也天下之物固有得則均得而失則均失者知寶之爲  
寶而教化行而生養遂矣不知寶之爲寶則教化不行縱  
生養得遂亦徒爲囹圄中物况失教之民縱欲敗度養亦  
未必終遂哉然此三民者各從其志其步趨有徑其進退  
無方進則如登退則如崩也惟所志之高卑異耳故由俊  
民而流於勤民幸民也易由幸民而入於勤民也難由勤  
民而砥志於俊民也在難易之間

湯大坊

南豐人  
贛州府教授

陽明書院記

陽明先生祠在郡學西明大學士張位額曰聖諦真知有

石刻先生像及贊諸生以時俎豆焉相與肄業其中蓋書院之所由昉也乾隆六年書院大門災太守諸公以先生廟與夫子廟並尊於禮爲過遂堵其門諸生肄業者遂遷於學署之清嘯齋坊於齋後建一堂一廳二廂別有賦迺澹禮先生遺像爲墨刻懸祀中堂每月朔望率諸生釋菜畢爰登講堂且告之曰坊於先生之學未睹其大也嘗卽其事功之著推求原本先生之撫虔也曰橫水曰桶岡曰兩頭所在嘯聚先生初至聲色不動意晏如也披圖而知其險要又知其道里遠近詢諸僚屬而知其寇鈔有狀讐多有因逼閩麾下將校郡邑與臺之類又知其多與賊通受賂爲訶謀先生之知觸而卽動知莫良焉由此而務有以廓之臺門設一匾曰求通民情曰願聞已過則先生之致良知者可想以其知之所及而乍動於意默存於心如此而爲物之正如此而非物之正反復格之以舊兵之悞猝難汰也選郡邑材官力士赴軍門教之擊射使與舊兵參則練新兵卽所以練舊兵舊兵之汰非正而新兵之練爲正也以左右之爲賊耳目不可盡誅也令術者選擇吉日出師故洩其期或將發不果則賊之用吾左右者左右仍爲吾用多方誤賊之爲正卽果於誅殺之非正也去其不正以歸於正蓋先生之所謂格物於是攻大庾賊巢潛

兵入險斬其渠帥又爲文撫諸賊且撫且戰進破橫水襲  
桶岡俘斬皆數十最後破泃頭戮其首而擣其巢先生之  
料敵應變出奇制勝與後此之直搗南昌蹶宸濠於湖中  
撫田州而平斷藤峽一皆其致知實境格物之精思求諸  
本心而自謂有餘者也夫本心之明不假諸問學則有時  
而蔽邱福之亡也胡爲乎韃靼柳升之歿也胡爲乎交趾  
猛將成功蓋其難矣鄧艾之徵也胡爲乎檻車郭崇韜之  
還也胡爲乎碎首大將居功又其難矣此數子者未嘗學  
問故也原其本心不必不明也獨先生求諸本心而體用  
具足考先生幼時謁上饒婁諒講朱子格物大旨還家日

端坐讀五經則先生學問之功不爲不勤矣其龍蟠  
也窮荒無書目繹舊聞而每有心得獨於紫陽格致之說  
更闢一解蓋先生之坐而言起而行者在是也先生之教  
不以朱子格物爲宗而先生之學實由朱子格物而入及  
其久也得魚忘筌不妨自樹一幟從事王門者特未之思  
也諸生唯唯而退坊懼其率於舊聞忽不及察也又爲聯  
曰且把良知通聖域還從學道人賢關願諸生登先生之  
堂考事功以究其學術而後知先生兩者一貫雖當時高  
弟備載王門宗旨皆不得其門而入者也夫惟先入朱子  
之門而後能遊先生之門則今茲之記實爲先生大啟其

門也乾隆七年諸來學者日衆遂新其門顏曰陽明書院

本仁案陽明書院非道光二十二年新啟之陽明書院也其址在郡學西夫子廟右即今王文成祠乾隆

間太守諸公以其與夫子廟並堵其門由學宮入而稱陽明書院後十餘年仍改祠既稱書院不得載祠

廟其地即祠又不得別為名蹟且其文推究先生本原而呂言之可當史論故編列於此卷

胡道問 字近思號在軒會昌人貢生

胡道問

周易原篇解序

易經十二篇見於漢書藝文志顏思古曰上下經與十翼

也蓋本於班史文王作上下篇孔子為之象象繫辭文言

序卦之屬十篇遂以注之而不知非也玩班史此段文義

乃志易經為伏羲文王孔子所作故繼曰人更三聖世歷

三古其言文王作上下篇所以別於伏羲之畫卦其言孔

氏之十篇所以別於文王之爻象非以文王作上下篇為

經文止上下二篇也自顏注一誤而易本以上下經為二

篇遂膠固而不可析宋儒嵩山晁氏為古易本因為象象

與經始各為一書分經附傳由於費氏然漢書言劉向以

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

與古文同則經傳相附由來已久曷嘗由於費氏也東萊

呂氏考定古文周易亦知費本真為孔氏遺書而其篇次

離合復用晁書而不依費本者亦以費本編之止有七篇

與班史十二篇之數不合耳今觀呂本所編孔子象傳列

大象於小象之前玩其文義既不相承讀其音韻亦不能叶因三復

御纂周易折中所云彖辭爻辭之傳專釋文周之書大象之傳則所以示人讀伏羲之易忽有悟曰此乃夫子作以解羲易之辭也古本之易伏羲卦象殆各爲一篇也乎遂取大象傳與伏羲卦象合而觀之其意義既適文辭亦類乃信而不疑焉又取呂本所編文周彖爻之辭而讀之見其前後亦不相承且有文王繫以亨利而周公直指爲凶如履六三之類者乃又悟曰周公之易殆非文王之易其亦各自爲篇者乎於是分上下經之文爲伏羲卦象一篇

文王彖辭二篇周公文辭二篇伏羲卦象卽以大象傳附之文王彖辭卽以彖傳附之周公文辭卽以小象傳附之蓋此三傳孔子原作以解三聖之易不可各自爲篇也外此則繫辭上繫辭下文言上文言下說卦雜卦序卦皆孔子贊易之辭宜各自爲篇合之共得十二焉而三傳七贊又與先儒十翼之言相合因自信曰易經十二篇此其原本也乎今試讀上繫下繫之文則統贊三聖之易之辭也文言上則專贊乾卦也文言下則專贊坤卦也說卦則同贊乾坤六子也雜卦則通贊六十四卦也序卦之辭專贊上下經之義孔子讀易作此以終篇故篇末繫以終焉二

字以此為殿又何疑焉若夫伏羲畫卦原不知有文王之  
 彖辭文王演易原不知有周公之爻辭三聖所作各不相  
 謀其當各自為篇又何疑焉乃知費氏易本所以異於施  
 孟梁邱者非由於分經附傳不過於每一卦將義文周二  
 聖之易合而為一以便學者之觀象玩辭又以孔子大象  
 不可列於文王彖辭之前故附於彖傳之後而後之學者  
 遂不見有古十二篇之易究之十二篇之易其臚列於費  
 本者試取一卦觀之不先後井然也乎因思宋儒呂晁諸  
 公慕古易經十二篇之名未嘗細參漢書以讀費本而徒  
 執顏注以為斷雖朱子本義亦從東萊所定惟

御纂周易折中發千古之蒙使天下後世學者得以恭頌  
 而窺其奧也今更定古本周易名之曰原篇解所釋多與  
 傳義不合非敢自異於程朱也蓋井蛙所見亦自各具一  
 天云爾

吳學誥

字綸佩會昌人諸生

石壁山房記

余按桃花源愚溪輞川諸名勝圖記神輒在焉謂高人雅  
 素風尚恬逸蹤跡多在蹊徑之殊亦欲於山谷間結廬以  
 避塵囂已而於里之隅得一山山名石壁有區平廠僅可  
 數畝在於嶺之半左右盤紆而環繞其洞口怪石崖懸直

峭如削不數武徑曲若絕矣有石橋引之翼以草亭如登  
棧道焉復轉數坳始達其奧二澗合流涓滴有聲遠望諸  
峯煙嵐滃於天表余乃築室於斯并建樓閣於其上傲宋  
人白屋故事朴而無華爲可久計也夫天地之廣大山川  
之變態異境名區奧如曠如者不可勝數然往往地遠風  
遙非策蹇棹舟極溯從之勞末由遊覽卽遊矣亦不遇作  
爲詩歌形諸咏嘆而已蓋勢有所格未可數數也若余是  
區距家纔半里雖非深山大澤而茂樹芳蔬薈萃參差清  
幽可蔭細流可濯入其中頗有山空人靜水流花開之致  
昔朱子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而日不  
瞬蓋山水之妙與吾人性情有融然相賞之內有超然相  
賞之外者豈必寥闊哉時己未小春落成爰記之待來遊  
者以吾言爲然否

李

睿

字洪聖號綠園雩都人解元綠園稿

彭蠡湖漢辨

彭蠡澤據地圖自湖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界以接於隆  
興府之北瀾漫數十百里舊注以爲漢水所匯而江水亦  
任會焉漢水分彭蠡湖漢爲二蔡傳又別引巢湖爲彭蠡  
而究亦不敢的信今按漢水發源嶓冢至大別與江水合  
自大別至湖口爲道七百餘里遂與湖水合并東流而入

於海據舊注漢水所匯之說其道自必由湖口而人彭蠡  
與漢除湖口別無相通之路而湖口合江之處水皆北下  
故宋子以爲其說之不可通且以爲漢水所匯而江水亦  
徑會焉則漢與江合至此已七百餘里何以辨其爲漢又  
何以辨其爲江也此舊注之可疑者也漢志豫章郡領縣  
十入其彭澤縣下注云彭蠡澤在西其餘言水入湖漢者  
入入江者一按古今地圖彭蠡與江合處皆在湖口而豫  
章諸水無不由湖口出者舍彭蠡別無入江之路而或獨  
言入湖漢或竟言入江而不言彭蠡是彭蠡之外又有所  
謂湖漢與江也此漢志之可疑者也朱子以彭蠡爲湖漢

之水所聚而禹跡未到所使之人未至其地但見彭蠡  
爲澤而以爲漢水之所匯蓋以匯字從匚取受物之義而  
不知其本義實訓迴也彭蠡之水由湖口出而漢與江橫  
梗其外勢不能遂故反而滯滯漚漫爲是數十百里之澤  
是非漢水合江則順勢北出東流而不能匯爲澤矣其下  
字之精若非親到不能且江水自東陵而下漢水自漢陽  
而下其勢若漸趨東北今湖口爲江漢匯會之地正在東  
陵漢陽東北與經所謂東匯及東迤北會者甚合以此例  
彼皆若的確可據則巢湖之說實不足信而彭蠡之湖其  
爲鄱陽無疑也竊以爲彭蠡居豫章之下流東自饒徽廣



信建昌南自贛州西自袁州以至隆興分寧諸路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勢不能復容江漢之入故以湖漢之水不止雩都乃會集衆水之所歸而名而彭蠡之水卽湖漢之所聚其說與舊注所謂漢水所匯而江水亦往會者原自並行不悖蓋舊注固言匯而未嘗言入則彭蠡之湖固自有水而非江漢之匯亦不能爲澤也或又以江漢所合至此難別爲疑夫先儒固非於其匯會之處而必別其孰爲江孰爲漢也敘漢水之導則自岷塚入海敘江水之導則自岷山入海無不始末具詳中間道途之所經自不得畧故謂東匯澤爲彭蠡者敘漢水之所經也東迤北會於匯者敘江水之所經也禹貢之意想如此而先儒據之爲說若執辭沒義則至於大別旣云南入於江矣是漢水所匯卽江水所匯而變文言會者此固書法之錯綜而非漢水旣匯而江水始會之也至漢志或言入湖漢或言入江皆自其入處言之江之爲名南方諸水之通稱若章江貢江之類而湖漢卽雩都之水其終歸鄱陽故自雩都至鄱陽皆得言湖漢爰諸水之所入而以爲彭蠡者此湖漢之水也湖漢之水實不止雩都而名則自雩都已有非會集衆水之所歸而後得名之也改虔州爲贛州義取台章貢而言而湖漢之爲雩都水或專以貢稱之舉漢書明言雩都

之水爲湖漢者反以生疑且有謂復稱漢首沿禹貢一誤不知雩都在漢時原兼瑞金寧都之地瑞金有象湖水寧都有漢水南漢水合併於雩兼二水而名湖漢漢書一代之史據實書之而禹貢並未嘗有誤也

贈左明府調任德化序

邑侯左遜五先生舊宰羅山安陽治聲久滿人耳初來蒞雩而人手額相慶甫二載遷任德化雩人之踵府道請留者日相屬於路旣而知不可留其不能言者則各以其名繙於衣以獻矣睿等讀侯之書而感侯之政自不能以無言於是相聚而謀所以言有進而議者曰凡官之遷轉贈

必以名例也循例而行無以見侯之治雩有其實政而雩人之思侯有其實心也侯所以施於雩者善政不可殫述請擇其最大者繪爲圖以進衆皆曰諾於是總得十事分繪於屏旣成而又以爲侯所以爲民之心與雩人所以思侯之誠有非圖寫之所能出者是終不可以無言乃相與進而言曰天生民立君而因立之官官以爲民也而縣官尤其親民者凡民之事無一不當謀之於官而自秦時命學者以吏爲師士方少時不明義理之學而熟於趨避之術方思以官庇身而不知民可愛及出而履任有司簿書之所責者惴惴然惟恐獲戾而所不責者則相與置之不

自咎其無愛民之心而反以爲三代以後井田之法養  
與教皆無可施而官之於民其所能爲者不過如是而已  
不知有愛民之心而自有愛民之政非時所能限也觀侯  
之於零其所設施何一爲有司簿書之所責而汲汲然惟  
恐爲之不暇出之以至公要之於必成束裝往德化旣已  
有日而舉所已爲者方日與士民謀所以久遠之計至於  
纖悉不遺感侯之政而思侯之心真難得於三代以下者  
兩年之間善政纍纍使更數年得少駐足在於吾零禮俗  
之興教化之成當何如也政方布而遽奪之在當事不可  
謂無知人之明而凡邑之地僻民稀有良吏而不久與之  
撫循使同爲

天朝之民而獨不得一觀治化之成所以遷轉守令者似  
不宜如是而况吾零風氣近十餘年求如往日之俗簡民  
淳已不可得恐德化之需人又不能有過於零思侯之不  
可去而不能不致嘆於奪我侯者之過速也因於繪圖之  
餘而言其所不盡者以與侯別且冀一聞於當事焉

黃烈婦傳

乾隆丁丑吳生成祖年二十有四矣詣余門折節爲弟子  
旣成禮歸以病不能來學棄世於十二月之廿七日又三  
日爲戊寅之元而其妻黃氏卒邑人競相傳以爲吳氏婦

烈矣哉余走弔之而問其詳爲立傳氏設悅後生懸弧一  
年其先族居東城而徙南鄉之黎村國學生世魁其父母  
賴氏賴有婦德愛氏而身教之年十六以歸生生自高訓  
以財雄一邑產一再析至父介繁君無兄弟而早世家仍  
饒溢遺生與弟映台而母氏邱以少孀主之身不出中門  
鈴柝周匝臧獲皆遵約束氏入門見家法之嚴而憫姑志  
之苦以生力學遂勗其亟成名以表母節生恆居館而氏  
日依姑膝若女於母至生有時歸沐其閨房燕笑之言未  
嘗一達戶外生姿韶秀人或擬之衛玠而氏神韻清逸有  
王夫人林下風花燭之初親屬見者擬以雙璧謂畫眉之  
樂必將溺於情者乃處之泊然數年如一日至是姑反憐  
之諷使稍曠近固不知其無違心而自閑以禮也既氏舉  
一女而生疾已作遷宿別室爲養病計氏於彌月後敬往  
省疾無間至十月生疾不可起而氏猶日望其痊移歸內  
室加意扶持藥餌飲食伺所欲而進終夜坐床側衣不解  
帶及女又夭折而生自揣疾已亟屬以撫子家富可坐享  
氏嗚咽不出一語生遂卒氏一痛遽絕其母先來省救之  
始甦因告姑母撤夫之帷幕衾枕自爲牀其側如生然先  
是氏嘗有言吾夫若死三日後必繼之於是母與姑防之  
密逾三日早起成服執杖望靈哭拜訖母以一歲之元強

之進食少許卽起歸房有火嗥嗥先入姑心動見氏入隨之入而氏望帷淚下如雨就枕復起出自門嘔血數升手牽姑衣雙膝跪地卒論曰吾觀古烈婦皆有所逼於事變緩須臾不死而遂有求死不得者故其死也不能無假於物以水以緇以刃比比然也今吳氏婦無所逼而自死死且不假於物若其命之適然而非有意殉者然觀其囑以撫子可坐享而無一言答彼其心固以爲吾知有夫而已此外皆非吾事也從夫以亡之念已早定矣使不嘔血必將假物而死而假物而死與無所假而自死其情孰摯耶夫亡與亡緩須臾不得彼逼於事此發乎情不假物而五內已裂血其外見者也均爲烈婦而吳氏婦較烈矣

汪

注 浮梁人定南廳訓導

改葬論

葬之爲言藏也古者墓而不墳中古三尺後世崇之以爵爲等而近代以屋以牆以樹俾作憑依凡以固祖父體魄之所在而安爲子孫者欲盡之心也禮曰筮宅家人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說者曰宅墓居也家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壤土也謂所掘而起者也外其壤置其壤於四隅之外南其壤置其壤於中央之南蓋周官冢人掌公墓辨兆域而士亦有掌物土筮吉一以冢人司之知三

代以上無術者紛紛之說明矣視椁則哭視器則哭獻器  
獻素獻成莫不皆然及行器茵苞簣以序相從至壙陳饗  
道東茵先入屬引乃窆藏器於傍加見藏苞簣於傍加折  
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古人之葬其周備詳慎  
如此工作必求其堅器物必備其用而茵用綏澤苞以葦  
簣以菅其實皆淪所爲御溼饗神意蓋至矣而椁周壙中  
下棺藏器及加見則棺不復見矣又藏苞簣及加折則見  
與苞簣不復見矣加抗席加抗木一加再加椁旣蓋而窆  
事畢然後三實其土豈繁文縟節以爲觀美之具哉所以  
比化者貞其藏肌膚所託無使土親而後人子之心以盡  
此先王之禮也後世營葬之禮雖不盡合古人然其稱其  
家人視其力已益之棺豈敢復開旣封之土寧敢再發天  
下行之而未有異者非直不敢蓋不忍也今聞定邑始葬  
者不必擇地俟五六年或七八年後乃發壙啟棺檢取骸  
骨貯之罐中而改葬焉名曰金罐其意以爲棺木終腐而  
金罐無壞亦未始非仁孝之用心也惜乎爲之非其道而  
未究其害之所極夫人子當親歿之後思慕容顏恍乎其  
如見也眷念形體儼乎其可接也一旦啟棺開視盡爲枯  
骨當此之際萬難爲情若其假手他人尤爲非計萬一少  
有遺失是使全受全歸之軀能免於生前而不能保於身

言不知人子處此其有以自解否也且夫金罐之中勢  
促難伸必將身首易位手足無次以死者爲有知乎譬之  
倒懸踈盪在於人情苦必難堪若旣無知又安用改徙使  
死者魂魄驚疑屍骸暴露道途多播遷之擾櫬中無安定  
之身而人子亦自陷於非而不覺嗚呼是可哀也已且  
國家於法發塚洗筋律最重故先人塋兆子若孫當敬守  
之不幸有故

國家必繩之以法所以教孝也今改葬之意固與發塚者  
殊但事出無端以數年相安之冢突然掘發聞者心震行  
道驚駭揆之幽明一致不大相遠爲人子孫而乃以祖父  
之骸骨爲嘗試使之不安其宅縱葬灰不及靜而問心寧  
無恫乎求之於古則相背質之於今則不達稽之

國家之典則大失之此仁人孝子所爲聞之而幡然改悔  
者也或曰改葬之事於古有諸曰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  
子少葬故有缺是以改葬於春秋固有之矣然改葬非得  
已也惠公之改以葬缺故也或曰今之改葬者可得聞乎  
曰溯於水則改之櫬於客則改之爲城郭溝池道路則改  
之爲死者也夫改葬非得已也或曰葬以金罐而骸骨長  
保忍一時獲久遠是非爲死者與曰此理之所必不能免  
也記曰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先

王知形體之必有所終也而魂氣則無乎不在故於送死之禮謹其藏以爲葬其心之不能自己者致敬致慤乃悉於祭時發之今夫土陰之所凝高曠之地掘至尺餘土土有不潤者加之春夏霖雨溼氣薰蒸物在土中雖使封塋其氣自入故金饌貯之終亦必壞昔者桓司馬自爲石槨孔子曰死欲速朽非第譏其靡且戒無益從古及今未有不朽之骨也或曰風氣既久陰陽禍福之說因之此地改葬者往往致福不然將有患奈何曰陰陽者天地之氣而人身備焉故禍福皆人所自召改葬者爲身不改者爲親順天地之正理以行而陰陽不悖卽以之緩福遠禍可也

定南建邑以來幾二百年近日文風蒸蒸日上而科名仕宦尙未極盛者得無改葬之說有以累之與夫藉祖父之軀邀子孫之利仁者不忍言也爲其事求其效而茫如捕風未見實獲知者不肯爲也誠能深究古禮之意仰體

國家之法知形體之必有所盡陰陽禍福之說之無所據慎擇於先無故不改而枯骸之暴露庶乎可免祥和之徵應亦庶乎其可致矣知道君子幸敬聽之

宋昌圖

字道原號畏軒零都人諸生畏軒先生集

訓蒙要編序

有小學之教而後有大學之教三代而下小學不傳



於世往往謂人材之盛盛於大學而不知小學者培材之地也大學者成材之地也小學之教興則保養至而德器全及其進而之大學也恢張宏廓皆有所憑以進德而修業小學之教廢則防閑疎而德器壞嗜慾蔽於中習染深於外蓋當其未入大學之先而人材之敗壞於幽隱中者已不可勝言矣尙何所據以致夫明德新民之功耶嘗譬之植木然當萌芽之始不思所以栽培而摧之抑之傷之殘之者無所不至顧乃移而植於長林之中語人曰是所藉以爲棟樑之具也則吾恐當前之枯痿者蓋十八九矣又何自而成材耶或曰三代以後人材蔚起必如子言則是必由小學而教之乃可觀人材之盛耶昌圖曰是其氣稟之清明純粹與夫父師學之淵源訓導有方不失小學之意者固能直入聖賢之域矣降此而下則皆見兔顧犬亡羊補牢者也夫過時後學而興悲於失序無本者何代蔑有由是觀之則凡欲求進於大學之教者烏可不先之以小學之教耶

聖天子加意作人凡屬郡縣每逢歲科二試童子之獲雋者必試以小學論一通所以培植蒙養者固已無所不至矣惟是山陬僻壤塾師訓蒙類多凌躐苟且而不知以小學爲根本昌圖自幼荒怠身受失學之害比長稍知悔悟

乃即宋元以來諸儒條規足與朱子小學互相發明者分  
類編次名曰訓蒙要編庶於蒙養之道或有當於萬一  
願以質世之訓蒙者

與彭允初書

前歲家兄暢谷自京師過吳門得晤足下備述垂問懇懇  
愛弟之意不啻骨肉感激何可勝言所惜者弟以頑劣之  
質不能稍有寸進以報足下愧負知己可勝浩嘆聞足下  
謝絕世故閉戶蕭然焚香掃地一上蒲團萬慮皆空弟雖  
深入地獄每當更闌夜靜念足下此境頓覺神魂清澈如  
遊上方世界然於倫常日用之外而別深向往正恐賢者

高明之過勢將溺焉而不知返道之大統待人而傳久矣  
委瑣齷齪之輩不足以任之以足下之賢而復戀戀於此  
吾道將誰托耶弟於釋氏之學亦知好之好之不已亦有  
所得然未嘗信以爲是而安之者自以素讀孔孟程朱之  
書一念之良炯炯不昧不敢出此而入彼也明道先生有  
言釋氏之學比之楊墨尤爲近理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  
遠之不爾則駸駸乎入於其中矣至哉言乎何足下不以  
爲聲色之宜遠而以爲性命之是依也願足下深思而熟  
審之汪君大神所學想益精進弟未另札問候煩爲道意  
草草不盡

宋光國

字尚賓零都人副貢二崖先生集

二崖近草自序

杜少陵存詩率斷自其年三十始三十年以前者概置之  
蓋古人之嚴於自繩如是也然予又謂三十年以前詩未  
可概置三十年以後則持擇必加謹焉何者天地一人之  
身也鴻蒙至於黃虞文運未啟鮮傳述唐虞三代之書據  
意敷詞未嘗求工於文而文未有主焉者秦漢文雖漸降  
而樸未漓魏晉以下雕繪求工矣而文渺不逮古昔夫結  
繩以前猶夫孩提之未有知識也唐虞至商周猶夫弱冠  
也秦與漢弱冠至三十年也魏晉而下其由氣強以漸於

衰老則年三十以前詩何可置也余年十九始棄耕就學  
間與諸兄弟習爲詩是年家大人授徒定南伯兄遊虔仲  
兄讀書豫章計所爲詩則寄懷於骨肉間者幾十七而予  
之情則猶有所未洩也次年遊學興國與父母友朋別者  
未逾數百里而是冬檢所爲詩不減於曩歲之數厥後家  
益貧親愈老日擔囊行走郡邑間所得於賢師益友指論  
夫所以爲詩者亦漸悉然求所以纏綿悱惻欲置而不能  
者已不如昔焉則三十以前詩何可置也或曰杜少陵不  
錄三十以前詩而詩爲獨至何也夫少陵終身一孺子也  
少陵之詩總計一千餘首而流連於君父兄弟姊妹友朋

者約去其半其他如屈氏之騷漢之蘇李與古詩十九類多至性所結不能自己皆能不離其孺子情者吾恐不能如古人之不漓其真故吾爲詩始於十九吾詩之存亦自十九始吾蓋深懼夫吾詩之日工而吾之詩愈不可以存也

孝丐傳

孝丐蘇州人也居蘇州閭門外古廟丐有母且老丐事之謹日行乞養母其母未嘗自乞也丐每出得餽酒則掖母至廟旁石上上坐列簞瓢其前酒既進出囊中小竹板擊節而歌詞母諧舞母訝然笑更酌母母盡醉乃喜踞而盡其餘人未之奇也未幾其母死行乞如故然每得餽酒則持至石上呼其母徬徨不能食竟日號哭而輟後不知所終

二崖子曰予訪羅臺山於瑞金居旣久爲余言孝丐事屬余爲之傳予竊嘆居貴厚者其一言一行士君子恒樂稱道之貧賤之流未有及焉丐之行尚矣乃其事荒涼滅沒輿傳數千里外而余始一起而傳之嗚呼丐乎豈嘗學問焉而若是耶

哀嘉德 字粹中 蕪縣人 陽春知縣

上 粵東李中丞書

求治以安民爲本安民以除盜爲先比閩保甲此其明法也周公制禮思兼三王其勞至於待旦而猶吐哺握髮日接見白屋之士七十則民之情僞得人而愈知也漢因秦制有亭長鄉老嗇夫亦不過馳走捕亡之隸唐之坊正里正亦莫非市井之人所急者租庸調之役猶今鄉夫地保貧無行者率爲之宋熙豐間王安石泥周官之法以擾民明王守仁行十家牌於贛南令九姓漁戶什伍編次於江西而盜息蓋安石所恃者法而守仁所恃人也蘇軾曰有立法之弊有用人之弊法久而爲弊則變法人暫而爲弊亦易人用人要矣漢書曰縣丞長吏也如法與盜盜甚無

謂也又曰饑寒並至而能無爲非者寡矣然則弭盜之原在乎富民民亦自知所以謀富在乎不奪民之富民雖不盡富然一富人百貧人所衣食也一富人貧百貧人無賴矣既裕其原而後其流可整也夫練保非通於盜則無財盜不通於練保則無蔽非所通者盜必爲間以除之萬一人其人力而不可除則必多方以誣之致其主者明知良民而弗用以其保守池田種植足以致怨而害公此當密察而早治者也至其出沒之地兵弁之防猶更練也有過必重爲之罰而厚賞能捕殺賊盜者苦夫嘯集於島嶼潛藏之地而竊發於煙波浩渺之區如新會之豬頭山香山

出口之老萬山雷州以上之半邊山遂溪對樂池之濶洲  
之類責在會哨之員必窮其穴截其流誘致其命焚其巢  
繪圖以歸以爲無遇而又發覺焉將追治其過至怙終不  
逞之徒其宗戚子女靡不妄於盜者則悉羅致而殲之不  
爲過也而又不至緩而逸去或且延累夫善良若保甲行  
之不得其當則安靖者不知外事或致連坐奸滑者巧於  
自脫而又賣黨以求利將獲盜而滋盜無窮時矣故愚謂  
用人爲除盜安民之首務也

謝君穀 信豐人舉人

六吉堂說

予祖謙若志高尙樂蔬水構斯堂讀易其中名之曰六吉  
先君子之歸田也坐斯堂詔予兄弟曰女輩知女祖名斯  
堂之說乎伯兄尹嘉對曰諫之所以獲吉者德盛禮恭故  
也仲兄元吉則以鬼神福謙對先君子曰是皆傳義之說  
非女祖父望女輩自治之說也自治之說非周邵程朱之  
易乃女身心性命之易易六十四卦惟謙六爻皆吉謙以  
坤艮之地道合體者得坎中真乾之一陽以蘊於中爲天  
地之心故能有以成其中孚諸卦之變化以合乎後天流  
行之機今試以後天變化之理言之水火以氣王金木以  
質王二水合而流融兩火遇而焰并若金之與金木之與

木則合之而不融遇之而莫并氣與質殊一之理不可見  
已然後天流行變化之妙則不以其質而以其氣質雖二  
而氣自一聖人恐人疑於質之二不可以一也故以同人  
之變離節之變坎者一其氣之可以一而以中孚之變益  
解之變恒大過與乾之變夬者一其質之不可以二者而  
皆歸於氣之可以一是故震巽二木也而益以震合巽解  
以巽合震震巽合於東而木之氣一矣兌乾二金也而大  
過之夬以乾合兌乾之夬以兌合乾兌乾合於西而金之  
氣一矣若土歸於地地之外無土氣一而質未嘗有二聖  
人以坤艮合體而歸之於中爲五氣流行變化之主宰而  
坤艮之抱一陽於中者又爲生長之主宰所以主宰者何  
也理也察於地理者察乎地中之有天一也是以質之二  
歸於氣之一氣之一歸於理之一此一本之所以萬殊千  
變萬化之不可以端倪也中孚同人大過乾節解之變通  
於外順乎河圖之三八二七四九一六者小德之川流也  
謙之坤艮合坎陽於中法乎河圖之地十包五者大德之  
敦化也夫人莫不有質與有氣卽莫不有理昔人謂變化  
氣質蓋以義理之性化氣質之性知理一則氣可以化矣  
知理可以化氣則質可變矣理以化氣氣以變質七卦之  
歸於謙變化氣質之道也夫氣質之變化本於理理之發

元微於言動擬言議動者擬議之而衷於一也衷於一則  
理得而變化成變化成則吾之質真精妙合而凝之質也  
由是成性存存因純坤之體常抱坎體乾中之陽爲天地  
真一之理以蘊於中中有主故能謙保合太極沖和之氣  
下濟而光明卑而上行居則觀象動則玩占自天祐之吉  
无不利其在斯乎尹嘉之質過於剛元吉之質過於柔悟  
斯堂所由命名之義能變其質之偏於剛柔者以適於中  
則勞謙爲成卦之主其說不在乎發明傳義而在乎自治  
其身心性命焉耳矣及斯道也狃於氣質之偏矜其所可  
矜恃其所可恃驕泰之氣積於中是語所謂以惡實心而  
棄其精傳所謂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人道惡盈無一而  
吉矧六吉哉斯說也予默識之不敢忘茲予老矣特推究  
祖父之教詔幼子肇濫登斯堂而勉之曰謙之致恭存位  
敬慎之道也敬慎存於中而後能擬議以發於言與動慎  
於擬議而後能變化出身加民發邇見遠有終之吉莫外  
是焉夫謙抱乾元之一陽在中至隱至微爲天道真實无  
妄之體人心喜怒哀樂未發之根誠之至也中之至也天  
下之大本也小子識之欲知先祖名斯堂之說當以慎獨  
爲本時乾隆辛丑仲秋月



本州尊道非正收格氏  
六本也小毛能之始使良麻卒後也  
六蓋人亦齊祭定樂未領文勝始之至命中文至應天  
武壽夫新世算與玄一州亦中至期至始欲天後真度  
八謀而始新夢出出也此以分屬良也自樂之古長  
心通之阻由始始首欲中而歸前歸前以發次海渡渡  
六父之婦歸似之至德登道進而味文以書之煙  
六散六志始神始出乍想歸之不振法學字字定  
六其權也世歸入之入而益其也也人此也

